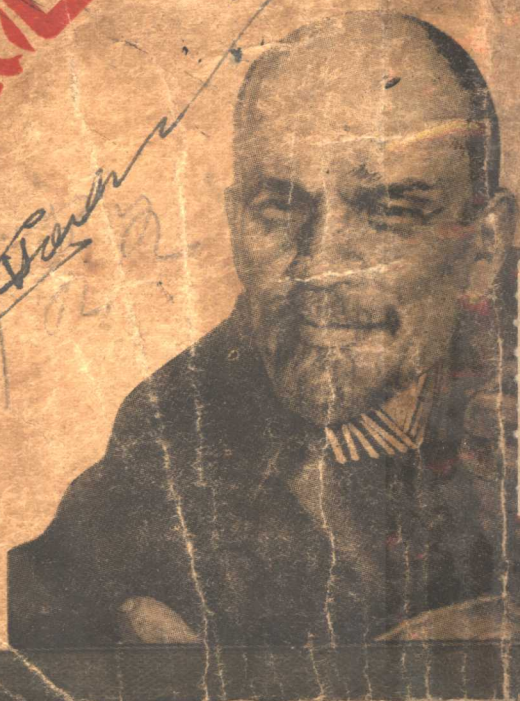


蘇聯  
伏林著  
鐵堅譯



俄國革命是機不可失的？

*Handwritten signature*





著 林 伏 聯 蘇

？ 的 利 勝 樣 怎 命 革 國 俄

譯 堅 鐵

版 出 房 書 化 文 新

# 俄國革命怎樣勝利的？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月初版印行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原 著 者

蘇聯伏林

翻 譯 者

鐵 堅

出 版 者

新文化書房

上 海

福州路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外埠特約經銷處

香港 世界書局

廣州 新知書店

代 售 處

各地各大書店

## 譯者序

在亞細亞的寒冷北部，在佔全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國家內，儘管經常地大部分的土地蓋着白體體的雪，潺潺的河流結着堅硬的冰塊，而不便利於耕作，可是一個嶄新的生氣勃勃的新世界，終於在寒冷的北國建立起來了。這隻橫跨歐亞大陸的巨熊，她不去欺侮別人，侵略別人，同時世界上也沒有人敢欺侮她，凌辱她。在這新世界內，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沒有少數人的快樂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上面的基礎，在這裏不勞動便無法生存，專事榨取別人的寄生蟲更不允許存在。大家都是相親相愛，快快活活，真可說是「有苦同吃，有福同享」。爲自己的需要而生產，爲自己的事業而努力。

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總計約有二百多種民族。這些民族，在革命前受沙皇政府的壓迫和虐待，一切的自由都被剝奪了。但是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

後，舊的社會制度被推翻，革命政府頒佈了「民族自決權」條理，一切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束縛都解脫了，變成一個自由的民族，做一個自由的人。這同希特拉的歧視非日耳曼民族政策，有顯著不同的地方。

革命前的俄羅斯同現在的中國一樣，是一個技術落後的農業國家，現在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五年計劃的光輝勝利，已變成全世界工業上技術上最發達的國家，工業的共同經營（社會主義經營）已占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九十九強，農業的共同經營占農業生產的百分之九十七強，大多數或幾乎全部的農民加入了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蘇聯的機器已比一九一三年增加廿九倍。在廣漠的田野間，已有三十五萬九千七百架耕種機和九萬六千三百架收穫機在駛騁着，工作着。這些精良的農業機器，在革命前是不曾見過的。

在革命前的俄國，教育非常不發達，農民不識字者居多。自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以來，廢除階級制度的教育，普遍地設立學校，實施強迫教育制

度，不論是政府官吏或工廠工人的子女，一律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革命前入學大中小學的，不過四百萬人，現在却增至三千六百萬人之多，計增加九倍！同時蘇聯教育的特點，是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並且集體研究和討論的時間多於上課的時間，這在我們的八股先生看來，也許是浪費，然而許多科學的發明家，優秀的學問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者，却就在這種「浪費」的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

其次，要談談蘇聯的紅軍。大家在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紀念日紅場閱兵時的照片上，也許已經看到了紅軍的威風凜凜的姿態及其強大的力量。是的，這支世界上特異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不單精神上，就是軍械上，也是世界各國所不能匹敵的。它在十八年前，給養困難，武器惡劣和裝備不全的條件下，曾打退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軍，真是「威風所至，敵胆俱寒」哩！現在自然更加不可欺侮了。同時，蘇聯的紅軍是人民的武裝自衛力量，這同作為侵略工具的希特拉軍隊也是不同的。

蘇聯的航空占着世界上第一把交椅，這已爲大家所共認。

總之，蘇維埃國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不單是政治上成爲全世界最進步的制度，而且經濟上已經追趕並且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了。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勝利，農村集體化政策的偉大成就，已把托洛斯基的理論擊得稀爛了。托洛斯基否定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他籠統地把一切的農民看作都是敵人，他認爲蘇聯政府應該向農民挑戰，農村是無產階級政權必須奪取的「殖民地」！大家看，這位先生的理論是多麼的高超呀！多麼的不合實際呀！無怪乎列寧於很早以前，便駁斥托洛斯基的理論是「高超」的，是「超越」農民運動的，是反革命的孟塞維克的本質。

我們知道，這個新世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世外桃園的發現，她是經過千百次同內外大小左右的敵人猛烈戰爭和無情鬥爭，經過無數次非常苦難和極其危險的遭遇，才完成了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着今天自由幸福的日子。



從這本書裏可以了解蘇聯政府和布爾塞維克，是在同怎樣的敵人鬥爭中成長起來，發展起來，和護得革命的勝利。同時不得不請讀者注意的，是目前中國革命的性質還是民主革命，並且抗敵戰爭爲現階段的迫切任務，並不是如托派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因爲歷史是不能跳越的。

本書的敘述從僅僅幾個人的宣傳小組起，到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最近新憲法的實行爲止，從頭至尾，有條有理。本書是從俄文「政治學基礎教程」中的兩章翻譯過來，該書出版不久，在蘇聯非常盛行，銷數達五十萬部！我動手翻譯本書，是去年春天的事，翻譯至五分之四抗戰爆發了，於是不得不把這件工作停止下來。直到最近，因爲生活成問題，便把舊稿加以整理和補譯，此書也便這樣與讀者見面了。

其次，我開始學習俄文已有五年，然而實際上，化在這上面的時間，還不到兩年。近年來，許多有志學習俄文的青年，開始時抱着滿腔的熱望，來學習俄文，結果大都不是臨陣脫逃，便是中途退却，能達到成功之境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這原

因在什麼地方呢？（一）缺乏堅強毅力，（二）俄文文法復雜，（三）沒有完善的讀本。但主要的還在於第一個原因，即沒有毅力。如果每天能化上二小時的功夫，每日不斷，那是不難成功的。同時，我自己希望，於最近期內能編著一本較完善的自修讀本，以作為我們學習俄文的階梯。我這樣期待着……

最後，本書的能夠同讀者見面，不得不歸功於徐先生，他是一位熱情而誠懇的人，他曾盡力使本書早日出版，同時何蘇明許二兄替本書設計封面，特此一并誌謝。

譯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

新文化書房  
翻譯小叢書

出版預告

# 列寧 給

## 高爾基的信

▲列寧著 何蕪譯▼

實價一角

大的藝術家高爾基的  
革命領袖，在我們  
和這些時代的奮鬥中，  
大的革命領袖，在我們  
的藝術給與如何高的  
的超出一切的情。  
理解所以讀了這本書  
深解高爾基作品的價值  
准三月十五日出版

# 斯大林

## 和紅軍

伏洛西羅夫著 欽堅譯

五本，伏洛西羅夫是  
十個週子，他即專為  
年，他專為紀念蘇聯  
戰，他專為紀念蘇聯  
場，他專為紀念蘇聯  
的利，他專為紀念蘇聯  
危機，他專為紀念蘇聯  
們怎樣把青年無產階級  
軍自？怎樣把青年無產階級  
將軍的著作？最近出版  
現從原著作翻譯中，最近出版

新翻 文譯 化小 書叢 房書 出版 預告

西班牙人  
鬥爭的現階段的

賀瑞加斯著 鐵堅譯

一、我們鬥爭的若干總  
二、國際形勢和民主和  
三、在平力估領地  
四、怎的內戰？困難和  
五、人勝在利克部困難  
六、把人民鬥爭一方對  
戰線中的確實擔保後  
從前俄文翻譯中。現  
策不，可翻得。名文。現  
精彩，多筆生動。爲演  
班略，人講辭鬥爭的現  
的演年，民辭鬥爭的現  
他講年，民辭鬥爭的現  
政去十，一這，於目前  
的治家，這，於目前  
的指導者，領袖偉大的  
的革命的領袖偉大的  
的蘇聯的領袖偉大的  
的蘇聯的領袖偉大的  
的蘇聯的領袖偉大的  
的蘇聯的領袖偉大的  
的蘇聯的領袖偉大的  
的蘇聯的領袖偉大的

蘇聯·諾維滋基原著 何蕪譯

宣傳工具戲劇

本書是蘇聯著名劇評家諾維滋原著，內容是論述劇場藝術的特殊性和劇的教義，凡研究戲劇者及喜劇者，不可不讀此書，近在此譯中，不久出版。

# 目次

譯者序·····

##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準備和形成·····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生——擊破人民派——從工人團體到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

## 第二章

初次革命時期的布爾塞維克主義·····

一月九日——一九〇五年革命的開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檢討和同盟塞維克的鬥爭——一九〇五年革命鬥爭的展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其歷史意義

## 第三章

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到一九一七年革命·····

俄國革命怎樣勝利的

## 第四章

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的配合——工人運動的高潮時期——帝國主義戰爭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而奮鬥……

五

革命的初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動員革命羣衆時期（

五月——八月）——組織突擊時期——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十月革命勝利的原因是什麼？

## 第五章

內戰時期的黨……… 六

蘇維埃政權的初步——布立斯特和約——國內戰爭——戰時共產主義

## 第六章

復興時期的黨……… 六

轉到新經濟政策——為黨的統一而鬥爭——新經濟政策初期的成績和困難

第七章 為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鬥爭……………101

為蘇聯的工業化而鬥爭——轉入改造時期及同托季同盟的鬥爭——鄉村  
集體化政策——同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  
為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

第八章 根絕托季派殘餘和斯大林憲法的實行……………115

粉碎「聯合總部」和「平行總部」——斯大林憲法的實行——蘇聯新憲  
法的意義

第九章 革命領袖傳……………120

馬克思——恩格爾斯——列寧——斯大林

附錄 列寧論布爾塞維克成功的條件

# 插圖

列寧像

莫斯科紅場閱兵（一）

莫斯科紅場閱兵（二）

在蘇聯國徽下的斯太林和莫洛托夫

斯泰哈諾夫

蘇聯的兒童

蒲列哈諾夫像……………二

一八九〇年時期的列寧……………三

彼得堡工人解放鬥爭同盟的成員……………八

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黨開第一次大會的小屋子……………二〇



一八九〇年俄國瑪也夫卡工人於五一節在樹林內秘密集會	二一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在冬宮廣場上掃射工人	二四
一九〇五年俄國農民暴動搗毀地主莊院	二五
波坦金公爵號上暴動的水兵	二六
一九〇五年在彼得堡追打罷工者	二四
農民佔領地主的莊院	三五
革命領袖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回到彼得堡遇到廣大工人和士	
兵迎接的盛況	五二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彼得堡遊行羣衆被屠殺情形	五八
一九一七年列寧向革命兵士和工人指握十月暴動	六四
前蘇聯陸海空軍總司令伏龍才	六六
夏伯陽像	七九

最後消滅白軍處所·····	八二
一九一九年時期的紅軍·····	八三
共產主義星期六工作日列寧正在工作·····	八四
天才的布爾塞維克戰士——基洛夫像·····	一三三
蘇聯紀念塔·····	一三一
蘇聯工業圖表·····	一三二
馬克思像·····	一四〇
恩格爾斯像·····	一五〇
列寧墓·····	一六九
蘇聯最高領袖斯大林·····	一七〇
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大會時的列寧斯大林加里寧·····	一七一

# 一、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準備和形

成

##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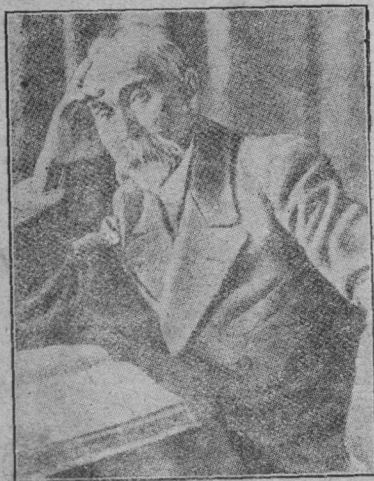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資本主義得着猛烈的發展，工人階級驟形生長，工人運動日益蓬勃。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九十年，在這二十五年間，俄國大小工廠中的工人數目，增加二倍以上——從七十萬六千人增加到一百萬四十三萬二千人。在城內產生了許多大工廠，這些工廠一開始便成爲革命運動的現存的堡壘和根據地。工人在工廠內進行着頑強的罷工鬥爭。

罷工從九十年代起，便採取大規模的形式。如果從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六年，

一、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準備和形成

六年間參加罷工的爲八萬工人，那末從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九年，六年間罷工參加者的數目已經達到四十五萬人（約五倍半之多）：在一八九五年罷工四萬八千人，在一八九七年十萬二千人，在一八九九年十三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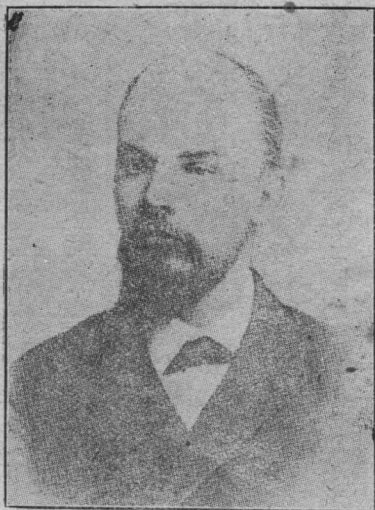
就在這幾年內，產生了第一個政治的工人團體和組織，它領導着工人走上獨立的工人運動的道路



弗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一八五六年生，一九一八年死）

八十年代，俄國各大城市（彼得堡，莫斯科，喀桑，哈立科夫等），產生了馬克思的團體，在裏面有工人參加。這些團體在自己反對資本家的行動中，利用了西歐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經驗。他們研究着馬克思的學說，

並且用俄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以及其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馬克思的思想開始迅速地普及於俄國。這種思想的普及，助長了一八八三年在國外「勞働解放」團體的成立，蒲列汗諾夫便是該團體的首領。「勞働解放」團體開始出版馬克思的叢書和小冊子，把這些書籍送到俄國去，同時在俄國進行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宣傳。



一八九〇年時期的列寧

八十年代終，列寧亦開始參加。僅僅十八歲的年輕的他，已經因為參加革命運動的關係，而蒙受到沙皇政府的監視和壓迫。在這幾年內，俄國的馬克思運動迅速地發展了。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一開始

便是出場同人民派鬥爭。

## 擊破人民派

人民派產生於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這一期間，在對沙皇專制抱不滿的知識份子中間，獲得了普遍的信仰。人民派確有不少反對貴族地主制度，反對沙皇專制的勇敢的和重要的戰士。他們中間，英勇地拋棄了自己的美滿生活，去同皇沙專制鬥爭，被絞死在斷頭台上的，頗不乏人（曾臘薄夫，蘇菲亞，彼洛夫司卡亞等）。

然而，在八九十年代，人民派已經失掉了革命的盔甲，在正常的資本主義時期，工人運動蓬勃的發展，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開始墮落起來。他成爲反革命的橋梁，民主主義者以鄉村富農擁護者的資格登了場。

人民民主派所根據的學說的出發點，是反革命的，而他們在同專制政體鬥爭中

所採取的戰術，對於俄國羣衆革命運動的發展是有害的，同時不能達到戰勝沙皇地主制度的目的。

人民主義派肯定：資本主義這東西是西歐的特產，而俄國，將要根據特殊的國情走另一條路。關於俄國發達的特殊的，獨自的道路的考察，人民主義派認為俄國依然是農業的國家。人民主義派估計，革命運動中的主要的動力是農民，「俄國將來的主人翁，是老百姓，（農民——譯者）」——人民主義派說。此外，人民主義派對於貧農和富農中間的關係毫不區別，以為所有的農民統通是革命的。

馬克思主義者闡明了人民主義派的俄國特殊性的理論，是完全無稽之談和小資產階級的本質。列寧在自己的下列著作中，誰是人民之友，人民主義派怎樣反對社會民主黨，人民主義派的經濟主義的本質並對斯特露夫著作批判，論經濟浪漫主義和其他許多著作中，蒲列漢諾夫在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我們的不同意見的書中，都揭破了人民主義派的錯誤見解，及其對革命運動和反對專制鬥爭的有害性。馬克

思主義體無完膚地粉碎了這些理論，他證明工人階級是革命運動中的主力，也只有他才能夠組織農民羣衆去同沙皇專制鬥爭。馬克思主義出場反對人民派的「俄國將來的主人翁是農民」這一主張，列寧說明：「俄國將來的主人翁是工人階級」，「俄國工人，是一切俄國勞動羣衆和被搾取民衆的統一的和當然的代表」。

人民主義者佈置同沙皇政府鬥爭的計劃，不是羣衆的革命行動，而是個人的勤功偉業和單獨的英雄主義行爲。他們估計：創造歷史的不是羣衆，而是卓越的個人，出色的英雄，主要的是知識階級的代表者，人民主義者所想像的對付專制政體的鬥爭，是個人恐怖的方式，換句話說，就是如何消滅沙皇制度的單獨的代表者，暗殺大臣和縣長。這一手段據人民主義者說，是確立新制度所必要採取的。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人民主義者的這些主張和行動，是完全不着邊際，事情並不是這個和那個大臣呵！而是地主階級統治下的整個制度。舉個例子，在一八八一年，人民主義派暗殺掉的不是縣長，不是大臣，甚而至於是亞歷山大第二沙皇



本身，俄國的現有制度有否任何的改變呢？一點都沒有。接着亞歷山大第三節位，國家的警察制度依舊如故，甚至更加兇殘。政權依然落在貴族手裏，沙皇專制同以往一樣地壓迫人民大眾。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被搾取大眾被壓迫大眾的和衷共濟的及有組織的革命力量，才能打倒專制，才能整個改變國家的政治機構。任務是在於組織這些大眾，同時推動他們去作反對沙皇政府的鬥爭。而民主主義者依照個人英雄主義的信條，將大眾從這一任務中拉開去，同時因此而促進大眾走上消極，無行動的道路。不單如此，這種個人的分散的行動，還給沙皇政府以破壞革命組織的便利。

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所有這些理由，曾經向民主主義派挑戰，特別反對他們那種個人恐怖戰術。爲要防護俄國高漲着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受民主主義派的影響（它是在俄國組織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路上的障礙物），不得不從思想方面擊破民主主義派。這一任務便在九十年代爲馬克思團體所完成了。『十九世紀末葉（一八七五

——一九〇〇）俄國革命思想的全部歷史，是一部馬克思主義者同小資產階級人民社會主義的鬥爭史」，——一九〇五年列寧寫了。馬克思主義同人民主義派的鬥爭，最後終於得着勝利。人民主義派曾經被擊破。

列寧的書籍，論文和行動，在擊破人民主義的過程中起着決定的作用，列寧的小冊子「何謂人民之友」在印刷所數次再版，內容一再補充，在馬克思團體的參加者中間廣泛地傳佈着。列寧從自己參加政治活動的第一天起，便堅決地出場反對人民主義派的空想和反對個人恐怖的戰術，他號召從事羣衆革命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去建立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以同人民主義派相抗衡。夫拉基米爾，伊里基不屈不撓地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和組織。這些組織作着反對人民主義派的鬥爭，並且達到了擊破他們的目的。

從工人團體到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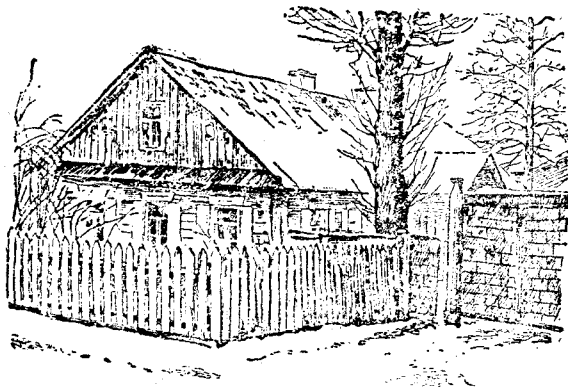
彼得堡「工人解放鬥爭同盟」的成員，  
中坐者列寧，列寧的左坐者即馬爾托夫

九十年代，從馬克思主義團體中培養出工人階級的最覺悟的份子，這些份子遂成爲俄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骨幹。

由於列寧爲着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頑強鬥爭的結果，一八九五年在彼得堡在列寧的指導之下，產生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加入這裏面的，有列寧，克露斯巴亞，拉特清科，克爾謝柴諾夫斯基，馬爾托夫（後來變成孟塞維克的領袖）等。列寧發揮了優秀的宣傳天才和組織能力，替工人們寫宣傳

品，在團體中不倦地工作，同時出版自己的政治的小冊子，論文和著作。

基於歐洲和俄國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列寧提出了把全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統一於一個政黨之下的任務。當這一任務初步行將完成的時候，列寧在一八九五年年底，不幸被捕了。並且一八九七年春天，按照公安局的命令被充軍到東西比利亞的一個遼遠的鄉村（蘇審斯克）去。一八九八年，在明斯克召集的第一次黨大會，人數非常之少——（大約參加的十人左右）。大會在所通過的宣言中聲明：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政治任務，宣布在俄國組



在這所明斯克的小屋內，於一八九八年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一次大會。



一八九〇年俄國理也夫工人於五一節在樹林內的秘密集會

織社會民主黨，號召工人團結在黨的旗幟之下，並加入黨的隊伍。然而，計劃在俄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無產階級政黨，第一次大會並未「如願相償」。大會上剛選出的中央委員，立刻馬上就被捕，這時候列寧正在充軍中。總的指導黨的出版機關還不會有，地方機關的工作缺乏總的統一的指導，統一的黨實際上並沒有，社會民主黨內七零八碎的小組織，無聯繫地工作着。

好容易五年經過了，才完成建立第二次黨大會，於一九〇〇年從充軍地歸來的

列寧，對大會準備了巨大的理論工作，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列寧因為環境的關係於大會閉幕後，便被迫亡命到國外去。

列寧在為建立黨的這一鬥爭中，不得不克服那些資產階級所給與工人階級的觀念影響。九十年代中，許多資產階級的大學教師，律師和雜誌編輯，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合法地在俄國印刷和出版他們的著作，因此，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呼。「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修正和曲解馬克思的革命學說。他們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無產階級專政。這些特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斯脫露維，別爾糾埃夫等）曾被列寧揭破了他們的「工人愛好者」的假面具，工人階級發見了：這些先生們企望工人階級替資產階級到火裏面去拾灼熱的栗子，換句話說，他們企望無產階級去同專制政治鬥爭，是爲了建設資本主義的天堂，並非是爲了無產階級的真正解放。

給與無產階級影響最大的，乃是經濟主義。經濟主義是一八九七年開始產生

的，經濟主義的最顯著的代表是馬爾頂諾夫，苦司科瓦，濱羅科波維契等。經濟主義者崇拜於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和無組織性，他們否定了革命理論的作用，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必要性，否定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換句話說，即否定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指導作用的可能和義務。在工人運動中作為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經濟主義者，企圖把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庸。他們認為基本的工人運動，應該單單為着工人生活狀況的經濟改善而鬥爭，而政治鬥爭的指導者不得不依然是資產階級。「經濟主義的意思——列寧寫了——是要工人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意識」。經濟主義完成了機會主義的作用，它的繼承者，便是一九〇三年所產生的孟塞維克（少數派）。

經濟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經濟主義的發生和發展，說明了西歐機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妥協，協力）成長的影響。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家伯恩斯坦因出版了一本書，在這本書內證明了：工人應該不是為革命而鬥爭，不是為工人和社會主義

的政權而鬥爭，而是爲着獲得資產階級方面的小的讓步而鬥爭。伯恩斯坦因主張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不是別的，而是爲改良而鬥爭，即是說，爲各種小的改善而鬥爭。

列寧尙在充軍期間（一八九七——一九〇〇年）便猛烈地批判了經濟主義者，後來，「火花」報創辦起來的時候，他是火花報指導對經濟主義者進行不屈不撓鬥爭的一員健將。

在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中，列寧之所以高舉起同經濟主義鬥爭的旗幟，不單是由於反對俄國的機會主義，而且是因爲反對全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

在同工人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和反革命思潮的鬥爭中，那時，火花報起着巨大的作用，列寧便是火花報主要的編輯之一。

這個非法的報紙，對於布爾塞維克（多數派）黨的建立，其作用是很大的。「火花」報確定了黨底綱領的，戰術的和組織的基本原則。「火花」養成了和團結了



優秀的革命的份子，以及爲黨而鬥爭的忠實弟子。「火花」同國際機會主義和俄國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火花」在第二次大會的準備上起着決定的作用。列寧的戰友們也有人稱他們爲「火花派」。

最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之一的火花派，便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在高加索，做了許多黨的工作。斯大林後來的全部工作，是在爲建立布爾塞維克黨的不屈不撓鬥爭中經過了。

斯大林建立了同廣大的工人羣衆的聯系，把先進的無產階級吸收到黨內來，進行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寫了並且印刷了小冊子，組織了工人的罷工和示威。他在弟夫里司作着不倦的工作。他在巴頓組織了工人的鬥爭，在巴頓於一九〇二年在他的領導之下發動了一次最大的罷工，並且舉行了一次高加索歷史上破天荒的政治示威。斯大林同志是俄國布爾塞維克組織最堅強之一的巴金斯基組織的組織者。

一九〇三年舉行了第二次黨大會。這次大會是在國外召集的，開始是在比京布

羅塞爾，後來把大會移到英京倫敦。大會決議了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任務，這一任務的原則上的和組織上的發端，曾被「火花」報提倡過，研究過。

第二次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二次大會的綱領直實踐到採用新的綱領的第八次黨大會爲止（一九一九年）。

當通過第二次大會綱領的時候宣布：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後目的，乃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項目是依照列寧的主張加入於綱領之中。蒲列哈諾夫於大會前審查綱領草案的時候，曾提出抗議，反對把這一項目記入綱領之中。

二次大會上對於黨章第一條的問題，發生了極大的分歧。在這一條中認爲：誰可以爲黨員。曾經提出兩種不可調和的意見——列寧和馬爾托夫。馬爾托夫在自己的意見中主張：「凡承認黨綱而予黨以幫助者，縱不參加任何黨的組織，均得爲本黨黨員」。馬爾托夫的同伴固執着：不強迫願意做黨員的人加入黨組織，並且在黨積極工作。他們要求替各種不願服從黨紀的，不堅定的小資產階級大開其門，使這

些動搖份子混進黨內來。

列寧猛烈地出場反對馬爾托夫的立場，並且規定黨章第一條如下：「凡同意本黨綱領，以物質資財支持黨並親身參加黨的組織者，得認為是黨員」。列寧爲了建立嚴格紀律的無產階級的黨，同一切情感用事的無產階級領袖們進行着鬥爭。列寧執拗地擁護這種黨的組織機構，即黨不應該向一切不堅定的，動搖的，猶預的，無紀律的份子開門。『我們的任務——列寧那時說——是保障我黨的堅實性，持久性，和我黨的清潔。我們應該提高黨員的地位和意義，愈高愈好，愈高愈好』。

但在第二次大會上，全體通過了馬爾托夫所提議的黨章第一條。然而在第三次大會上（一九〇五年），這是個純粹的布爾塞維克大會，列寧的黨章第一條始獲通過，這一條到如今還實行着。

在誰可以算是黨員的論爭中，再一次的向黨的隊伍說明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無產階級的，爲列寧所堅持，另一種是小資產階級的，爲馬爾托夫所主張。在這

次論爭中暴露了極深刻的分歧，這種分歧最後終於遭至大會的分裂。

成爲分裂的直接理由的，是關於黨中央的組織問題：即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機關報的組織問題。

誰同列寧一起不贊成非無產階級的，動搖的知識份子滲雜在黨內，誰主張需要中央集權的，嚴厲紀律的，和統一的革命政黨，誰不動搖地站在工人階級的先頭同沙皇政府，資產階級和妥協派相鬥爭的，他就叫做布爾塞維克（列寧多數派）。同樣的，誰贊成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見解——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誰不願意或誰害怕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誰要利用小資產階級擴大黨的，誰否定了堅實的黨的紀律的必要性，他就叫做孟塞維克（少數派）。孟塞維克馬爾托夫，阿克雪立羅特，彼得列索夫——而在二次大會後，蒲列哈諾夫也同他們合流——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他們害怕中央集權的指導，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

二次大會上，托洛新基也同孟塞維克同一個陣營。他於大會後，出版了一本「

我們的政治任務』的小冊子。在這本書中，帶着中傷的態度反對列寧，充分表現其小派別小組織自由的機會主義崇拜，否定了作爲先鋒隊的，無產階級領袖的黨底作用，否定了黨內的紀律。托洛斯基在以後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的鬥爭中，採取了同樣的孟塞維克方針，固執着在黨的隊伍內小派別小組織的自由。

列寧的敵人武斷：布爾塞維克是執迷不悟的老頑固，由於組織問題從事破裂的有毒的仇人，同時武斷列寧是有罪的宗派。然而，我黨發展的實際過程，證明了列寧是對的。孟塞維克所看見的俄國革命領導者，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至於能夠團結無產階級（農民的首領和革命的指導者）的黨是不需要的。

以列寧爲首的布爾塞維克，在當初也同樣地同另一個政黨和政治思潮進行鬥爭，這一政黨企圖把自己的影響及於俄國無產階級。

布爾塞維克同俄國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作了不共戴天的鬥爭，這一政黨裏面包含了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律師，醫生，技師，土地販賣

者，房東，實業家等。這一政黨就叫做「立憲民主黨」。立憲民主黨想在「爲民主而鬥爭」的旗幟之下，從沙皇這裏獲得憲法，獲得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想同沙皇締結一種約定，同地主和工廠主一起參加政權。

布爾塞維克打破了企圖同沙皇相勾結的立憲民主黨。布爾塞維克堅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堅持受布黨所指導的工人階級政策的革命性，這同孟塞維克叫工人去服從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政策完全相反。

以列寧爲首的布爾塞維克（多數派）也同社會革命黨作了同樣的鬥爭。這一政黨，是九十年代從被擊破的人民主義派的殘餘中產生出來的。列寧認爲：這一政黨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左派。這一政黨雖然披上了社會革命者的時髦外衣，實際上是富農資產階級的黨。社會革命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力量。他們認爲知識份子<sup>1</sup>在革命中應該負起領導的責任，而革命的基本力量乃是農民。

布爾塞維克黨屢次地指出，社會革命黨的學說和實踐帶給革命運動的極大毒

害。後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這一政黨自己表露出來是一個純粹反革命的黨。它佈置陰謀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和暗殺工人階級的領袖（列寧曾被社會革命黨人暗殺兩次）。在國內戰爭時期，社會革命黨組織了暴動，幫助了白軍和外國侵略軍來共同反對蘇維埃政權。

布爾塞維克同樣地不放鬆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他們的影響曾經是不足取的。他只能在落後的工人中間活動，在俄國他們沒有起着莫大的作用。無政府主義者夢想着無政府狀態，反對任何種的組織和紀律，於是乎他們的思想，不過有利於害怕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資產階級吧了。無政府主義後來，在國內戰爭時期，在匪徒瑪黑諾和尚的領導之下從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 一一、初次革命時期的布爾塞維克主義

一月九日——一九〇五年革命的開始

在火花報和第二次黨大會（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時期，俄國革命危機成熟了。大家都清楚地預感到偉大的革命暴風雨行將來臨。工業的危機，農民的加速破產，沙皇政治的專橫，所有這些，說明了革命的不可避免和革命日期的日益逼近。

不單如此，沙皇政府在自己強盜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當中，更惹起了在遠東同另一個帝國主義強盜——日本的衝突。一九〇四年俄羅斯同日本的戰爭開始了，這種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完全由於兩國共同覬覦中國和高麗的領土和利益而引起的。



俄國的軍隊和艦隊，在奉天旅順遭受一大慘敗。人民大眾的不滿，是跟着這一戰爭繼續的程度而愈益增長。無產階級開始醞釀着反對專制政府的行動。由於經濟利益所爆發的罷工，日甚一日地開始變成政治性質的罷工。無產階級向着革命前進。

沙皇政府企圖用「警察社會主義」的方法，把工人從政治的革命鬥爭中拉出來。還在一九〇二年——一九〇四年，沙皇的憲兵佐巴托夫（第一個莫斯科密探）藉警察，僧侶，內奸的幫助，着手組織「工人社會」，這一組織在警察許可的範圍之內，酌量給與審查工人的經濟要求，以分化罷工工人的隊伍。一個類似這種性質的組織在彼得堡也被僧侶加邦提議組織起來，這位僧侶的名字同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的流血慘案是不可分離的，永遠為俄羅斯民衆所憤恨。

一月三日，彼得堡工廠的工人在彼得堡宣佈了罷工，要求恢復由於同參加加邦組織的工頭相衝突而無理開除的四位工人的工作。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在冬宮廣場上掃射工人

工人羣衆的經濟窘狀日益增加，他們的不滿和憤怒也同等強大。無理開除四位工友使人憤激的，不單是本部份的工友，而且波及到彼得堡大部的工人。彼得堡無產階級在僧侶加邦思想的影響之下帶着請願書向「親愛的沙皇」哀求。在這次請願中，除了許多經濟要求之外，政治的要求却置諸度外。

當時的工人羣衆，還不了解沙皇尼古拉第二乃是地主和大資本家的代表，工人却聽了加邦的話，攜着妻子兒女，帶着旗子，佩着十字架和沙皇的肖像到冬宮去，然而，沙皇遇到工人却開排槍四處掃射！工人鮮血淋漓，數百個



俄國革命怎樣勝利的

一九〇五年俄國農民暴動，搗毀地主的莊院

工人，他們的妻子兒女受傷了。工人，在朝晨還抱着無限的忠誠，期待和親密到沙皇那兒去，晚間却已經在大街小巷同沙皇軍隊搏鬥，咀咒尼古拉的血腥及其所有的徒黨，偷子手和強盜。

這次星期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流血事件的意義，是很重大的。全俄羅斯都起來響應這次事件，喚起了數百萬無產階級去進行鬥爭。罷工運動肅捲了異常廣大的羣衆。

反對地主的農民運動的波濤也開始高漲起來。

革命運動又影響到軍隊中間，士兵和水兵的暴動，在俄羅斯每個角落裏開始起來。他們中間最有名的一次暴動，乃是一九〇五年夏季在里海艦隊「波坦金公爵」



波坦金公爵號上暴動的水兵

號上的水兵暴動。暴動的水兵來到了奧迭沙，在那裏正式參加了革命行動。「波坦金公爵」號分艦隊也起了背叛，向着康司湯義羅馬尼亞港駛去，在那裏暴動的水兵武裝起來了。列寧異常重視「波坦金公爵」號上的暴動意義。列寧寫了：這次暴動是「形成革命

軍核心的試圖」。

##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檢討和同孟塞維克的鬥爭

一九〇五年春季，國外舉行的第三次純粹布爾塞維克的大會，提出了關於武裝暴動的，關於農民運動的，關於臨時政府的各種議案。大會根據農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出發，在自己的決議中宣佈：黨在革命鬥爭中將要支持農民，完成一切地主土地的沒收，和農民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這一農民革命委員會應該是變成革命政權的地方機關。

列寧指出：初次俄國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專制政體的推翻，革命政權的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革命專政的實現。列寧指出這一專政的武器，不得不是作為人民暴動機關的臨時革命政府。無產階級向這一政府要求民主革命的實現，政治的改革和經濟的改善，這一政府是以資產階級革命的制度所組成，換句話說，這種革命，要澈底地消滅君主制度和地主制度的一切殘餘。但同時還不取消資本主義的基

礎——以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爲私有財產的基礎。無產階級要求民主共和國的宣佈，保證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八小時工作制的確立，農村中農奴制度殘餘的根絕，地主土地的沒收，承認一切民族的民族自決權。

然而列寧預告，無產階級不要停留在中途半端。於民主革命完成後，無產階級可以很快地過渡到更高的任務，即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資本主義的打倒。「無產階級應該——一九〇五年列寧寫了——引導到民主革命的終了，去同農民大衆聯絡，以壓迫專制政治的反抗力，並削弱不堅決的資產階級的力量。無產階級應該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去同半無產階級的市民聯絡，以便挫折資產階級的反抗力，並削弱動搖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力量」。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檢討一文中寫着：「俄國革命所包含的特點，不外是根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內容，而採取的是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革命的領導權則屬於工人階級。這次革命在實際行動中所採取的辦法，是總罷工和武裝

暴動等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無產階級黨的指導作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表現出巨大的意義。布爾塞維克在這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中，發見了急速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

布爾塞維克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各種問題，同孟塞維克做了堅決的鬥爭。以蒲列哈諾夫爲首的孟塞維克，主張讓資產階級去領導革命運動。孟塞維克拒絕了把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急速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計劃，取消了武裝暴動的問題，否定了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同農民的同盟，而認爲農民是「反動的羣衆」，他們主張把革命的領導權交還給自由資產階級。企望無產階級卑躬屈節地去服從資產階級。孟塞維克的這些觀點，就是說無產階級的完全解除武裝，過於相信自由資產階級的革命命運。我們知道，資產階級並沒有任何的願望站在革命的路上，而只不過躲在無產階級的背後，企圖同沙皇談判若干自己的利益吧了。同時爲了共同的敵人，企圖同沙皇政府訂立協定，以反對工人階級及其革命同盟者農民羣衆。

孟塞維克托洛斯基出場，反對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急速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學說。

托洛斯基也同一切孟塞維克一樣，認為農民是不革命的，否定了農民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可能性，認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無農民的幫助可以單人匹馬地周旋，他不看見也不願看見無產階級同盟者的農民羣衆。他主張：「無產階級應該把自己的現有的專政，去同廣泛的農民羣衆作敵愾的衝突」。

列寧評斷托洛斯基的見解，是「飛越」農民運動的。史太林同志在反對托洛斯基的第二次鬥爭中，發展了列寧的這一思想，指出了托洛斯基見解的本質，「不單是輕視農民羣衆的作用，而且是輕視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觀點」。

一九〇五年革命鬥爭的展開



在一九〇五年整個夏季中，全國的罷工運動非常熾烈，無產階級在罷工運動中一試了本身的力量，準備着偉大的決定戰鬥，這一準備的最高峯，乃是一九〇五年的十月總同盟罷工，參加者達百萬人之多。普遍於鐵道運輸，產業中心，擴大到窮鄉僻壤。在沙皇統治的情形之下，罷工運動激起了空前未有的革命高潮。

沙皇政府對於革命運動可驚的展開，感到非常的恐慌，不得不作表面的讓步，以欺騙民衆，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頒布了「恩賜」人民以一切自由的詔書。這一宣言的意味，曾經爲革命的作曲家所表現出來，歌曲馬上很流行地普遍到廣大的羣衆之間：

沙皇尼古拉，頒布了詔書：

自由的是死體，生命却遭受逮捕

列寧於頒布詔書之後寫着：「工人永遠不要忘記，沙皇頒布詔書不得已的內容。工人不要忘記，只有力量，只有自己組織的力量，自己團結的力量，自己英勇

行動的羣衆力量，才能掙脫沙皇統治，把已頒布的詔書紙上的自由，見諸實現……革命的無產階級已把城市革命獲得了首先的偉大勝利，他現在應該擴大和深入革命的根據地，把革命普遍到鄉村……

革命的成功，是要依靠對革命熱心擁護的，並立志完成它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的數量』。

布爾塞維克，即革命的無產階級，這樣地評價沙皇詔書的意義，同時以革命工作的加強去回答那政治自由的詔書。

在十月總罷工時期，在許多工業中心產生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組織。在一九〇五年五月，在紡織工業中心的伊凡諾夫，伏聶辛斯克地方，經七十二天罷工的結果，產生了第一個工人代表蘇維埃。然而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發展中和罷工運動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却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它是當作彼得堡工人所選出的戰鬥組織而產生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初，沙皇政府拘捕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執

行委員會委員。回答這次沙皇舉行的，便是宣佈了全俄羅斯的總罷工！布爾塞維克的莫斯科委員會提出了武裝暴動的口號，和動員一切力量去組織工人羣衆，以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

「從甜睡到罷工，

從罷工到武裝暴動

從暴動到勝利——

這是我們的路，是工人階級的路。」

在布爾塞維克莫斯科委員會的傳單上，這樣地寫着，號召暴動。

莫斯科工人的十二月武裝暴動，終於遭受到失敗。儘管莫斯科無產階級的英勇的，大胆的，和奮不顧身的鬥爭，特別是潑列司尼（莫斯科地名）的工人，可是沙皇軍隊終於解除了莫斯科無產階級的武裝，破壞了潑列司尼的防禦工事，四方八面地射擊工人羣衆。莫斯科暴動在俄國邊境得到廣泛的反響，波蘭，高加索等地掀起



一九〇五年在彼得堡追打罷工者

了強有力的革命運動。沙皇政府用盡一切力量和方法，向邊境大舉進剿，波羅的沿海、波蘭、西伯利亞和高加索曾有洪水般的討伐隊開始進剿。沙皇的親衛隊，依照所謂「不惜任何犧牲」的諾言，跳梁活躍，不分青紅皂白地到處射擊，橫行壟道，無所不爲。反革命熱望着用工人和農民的鮮血，去熄滅革命的烽火！

無產階級的城市，例如莫斯科，頓河和巴古工人的英勇的鬥爭，使農民覺醒起來。鄉村繼城市之後，也激起了普



農民佔領地主的莊院

遍的農民革命運動，一九〇六年春季，農民暴動達到最高峯，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中間，農民焚燒了兩千以上的地主邸宅，並且互相分配了從地主處獲得來的財產和穀物。

###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

#### 原因及其歷史意義

儘管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運動，得着廣泛的展開，聲勢非常浩大，

可是沙皇政府終於站穩腳根，革命卒歸失敗。

這次失敗的理由究竟是什麼呢？

農民運動缺乏組織，同無產階級政黨的聯絡不夠，在速度上和組織上比起工人運動來，顯著的落後。農民還只是革命化的初步，而沙皇兵士的大部分便是出身於農民，軍隊在根本上依然是沙皇政府的御用工具。

受國際帝國主義支持的沙皇政府，得着大批借款來鎮壓革命，終於把自由資產階級拉到自己方面來，阻止革命運動的展開。

沙皇自得到大批借款和軍火後，一方面配備武裝，一方面組織「黑色百人團」。「黑色百人團」是城市商店老闆和流氓所組成的一種恐怖團體，用一種野蠻的口號，反對猶太人，反對社會主義者，反對罷工工人，反對大學生的罷課，而同時用大批金錢收買，和酒肉相誘的方法，以分化革命羣衆的隊伍。黑色百人團成立後，虐殺，擄票，活埋等野獸行爲風行全國，開前古未聞之奇局！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並沒有挫折布爾塞維克黨。雖然許多不堅定的知識份子，於一九〇五年春季革命浪潮澎湃時開始退出黨，但是黨的基本隊伍，在列寧和斯太林的領導之下繼續做着革命工作。孟塞維克之間却開始崩潰起來。孟塞維克普列漢諾夫發現了一切孟塞維克的情緒消沉，意氣沮喪，於是大發牢騷，便寫着：「不應該爲武裝暴動而鬥爭」。

一九〇五年革命雖然失敗了，然而有着巨大的意義。這次革命刺戟了工人羣衆和農民羣衆去進行政治鬥爭。學習了鬥爭技術，指示他們：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列寧謂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總演習」。「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列寧說——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

### 三、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到一九一七年

## 革命

### 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的配合

在以後兩年（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革命的波濤漸漸地低落，革命的脈膊開始稀少和薄弱起來。沙皇政府用槍斃，絞刑，屠殺，虐害，苦工和充軍等極端殘酷的恐怖手段，來鎮壓革命運動，破壞無產階級的組織，懲罰農民。

在革命鬥爭的整個時期內，除了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俄國初次革命的短時期以外，布爾塞維克黨無時不在深刻的地下室工作，同現在在德國，在意大利，在波蘭，在日本以及在很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共產主義者不得已秘密工作一



樣。沙皇政府殘酷地壓迫着一切的工人運動的抬頭。監獄，充軍，苦工，死刑，屠殺，拷問——所有這些的刑罰，沙皇政府無所不用其極，以便禁止無產階級有所組織，和阻止階級意識的高漲。偵探尾跟着黨務人員。奸細和秘密警察潛入到黨組織裏來，偵察黨的上層組織及其負責人。

爲要進行黨的工作，不得不講究優良的革命技術。需要職業革命家的巨大經驗，這些革命家以英勇行動和自我犧牲爲其基本特點，忠實於無產階級的事業到完成爲止。布爾塞維克——以革命爲職業的革命家曾經拋棄一切去獻身於革命事業。他們，拘捕之後便逃跑，經常不得已而變更黨工作的地方，借用別人的護照居住，常常用各種掩入耳目的虛假舉動，有時候喬裝改扮，屢次地調換黨的名字——假名（列寧的假名有「斯太留伊」「依林」「杜林」；斯太林也有黨的假名「達維特」「科巴」「蘇蘇」「伊凡諾維契」）。以最大的警惕性舉行會議，會議時分佈步哨，參加會議的人用暗號連絡——口令。如果從各地來的人，便要根據特別口頭的

或書信的約定記號，表示是自己的同志。傳單，報紙，宣言是在特別隱蔽的，能瞞過警察視線的印刷所印刷的。大本頭的書籍却往往不得不在國外出版，然後非法地運送到俄國來。

列寧指導了黨的一切工作。不得已被迫居住於國外，亡命時期，他用極緊密的方式秘密地同國內的工作同志取得聯絡，這些同志或者親自到列寧那裏去，或者寫信把國內的近況告訴給列寧。列寧也親自寫信或經過非法的布爾塞維克報紙，同地方組織維持着不斷的連絡，把書信，報紙和書籍經過國境秘密地輸送到俄國去。

只有秘密的，嚴密的中央集權的黨，這個黨是受一切服從革命的職業革命家領導的，她才能在沙皇專制的條件下動員廣大羣衆去從事革命。

孟塞維克不時地反對中央集權的戰鬥的黨，不時地贊成替一切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大開黨門。而在反動時期，孟塞維克竟墮落到主張完全取消秘密黨的觀點，墮落到使之變成適應沙皇政府的合法黨的觀點。孟塞維克的這種黨的組織，就叫作「取

消派」(因為他們爲取消黨而出了場)，他們極力地拒絕革命口號(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地主土地的沒收)，千方百計地拒絕反對沙皇政治和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

布爾塞維克當從事反孟塞維克取消主義者的堅決鬥爭的時候；當反對他們建立使之適應沙皇政治的「工人」黨的企圖之時，同時也不放鬆同另一個「左派」(波格達諾夫，巴扎洛夫盧，那卡爾斯基)進行鬥爭，這一左派在沙皇恐怖的情形下，反對利用某種合法的可能性，他們固執着布爾塞維克不要參加議會的工作。

列寧屢次地告訴黨，要會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的可能形式配合，列寧某一時期主張把布爾塞維克的小組織打進議會之內，在代議機關內爭取公開活動，雖然活動的範圍是狹隘的，但這一點點可能也是不能被棄的。這便是利用合法方式的顯著實例。

一九〇五年夏季，沙皇政府在革命事件的影響之下宣佈召開議會，在歷史上即

所謂布爾塞維克號召工人，拒絕參加議會選舉，因為革命日益發展，運動正在蒸蒸日上，而選舉會轉移工人同沙皇政府直接搏鬥和武裝暴動的注意力。一九〇五年夏季和秋季，革命運動的日益高漲證明了布爾塞維克戰術的正確性。布爾塞維克曾消殺了和壓低了高張着的革命浪濤。布爾塞維克對於一九〇六年春季的第一次議會也同樣拒絕了。然而一九〇七年所召集的第二次議會，布爾塞維克却參加了選舉，當時爲什麼布爾塞維克參加選舉呢？因爲那時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反動勢力愈益加強，所以工人代表在議會內的活動，是黨合法可能性當中的一個機會，這一手段是黨鞏固同羣衆聯合所不可少的。列寧同那些反對參加議會的同志作了無情的鬥爭。那些同志反對參加議會，等於反對利用布爾塞維克宣傳所需要的場所，等於放棄作爲組織工人到黨的周圍來的手段的地方。列寧說，這種左派的政策，將要同另一個取消派的政策得着同樣的結果。列寧謂波格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便是「取消派的另一面」。

事實完全證明了列寧見解的正確性。布爾塞維克除了在議會出場外，在俄國也曾經以可能的公開而露了面目。布爾塞維克議員的演說，雖是被刪改了的，雖是被縮短了的，然而因為能在資產階級的報章上發表，雜誌上登載，所以使俄羅斯民衆都能看到他們的主張，擴大布爾塞維克黨的政治影響。

這一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的戰術——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配合——完全明證了它的正確性，並且變成全世界××黨的布爾塞維克戰術的模範。

### 工人運動的高潮時期

布爾塞維克黨在列寧的指導之下，準備着羣衆工人運動的新高潮的到來。從一九一〇年夏季起，罷工運動加速度地增漲了：一九一〇年參加政治罷工的工人只有四千人，一九十一年達八千人，而一九一二年竟達八十五萬人之多了。

一九十二年初，由於西伯利亞林納金鑛事件，一下子給與正在高漲的革命高潮

以格外廣泛的展開。波大伊地方的金鑛工人，受着金鑛主人的無限止的榨取，這些主人既是高貴地位的外國人和俄國人，同時又是沙皇的皇親國族，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當工人宣佈經濟罷工和提出自己謙遜的要求時，憲兵便遵照鑛山管理的指示，把幾位工人代表拘捕了。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鑛山工人全體出發要求恢復被捕同志的自由，行至半途適遇全副武裝的鑛山巡警，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工人羣衆掃射，立即鮮血淋漓，死體遍野。這次流血事件，不久便傳遍了每個角落。議會內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團，便向政府提出質問，沙皇的內政部長在議會講壇上作了如下的回答：「武裝彈壓不穩份子」是政府的一貫政策，過去如此，將來亦復如此」。沙皇暴吏的這一答覆，惹起了全俄羅斯憤怒的爆發，全國各地都勃發了政治罷工和游行運動。

在那一年，布爾塞維克在普拉格（捷克斯拉夫的首都）召集臨時大會，審查了新的政治形勢，決議用過去的三大革命口號進行奮鬥的必要，即推翻專制，八小時

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國。同時決議把孟塞維克，取消派和其他一切機會主義集團，排除在黨外。

從此以後，黨更加統一和鞏固起來，建立了強有力的列寧的中央委員會，斯大林同志也加入這個委員會，他受中央委員會的委託，領導着彼得堡的黨組織。

但同時被排擠的孟塞維克，取消派和以托洛斯基爲首的一切反對派別，亦於同年八月召開了一次大會，企圖建立同列寧和布爾塞維克作鬥爭的一切反布爾塞維克力量的同盟，以同布爾塞維克普拉格大會相對抗，這便是所謂「八月同盟」。

加入「八月同盟」的，有孟塞維克取消派，喬齊亞，立陶宛以及歐洲的孟塞維克和托洛斯基派。他一古腦兒地表明了憎惡布爾塞維克，憎惡列寧。這一個被托洛斯基拉攏成的集團所通過的決議，同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普拉格大會的決議有顯著的區別。這些孟塞維克烏合之衆，主張用召集「全權國會」的要求去代替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把迫切的土地問題主張依據全權國會所通過的土地法去求解決。

托洛斯基建立的「八月同盟」是一個無原則的，放棄了政治立場的統一體。很快地便崩潰了。而布爾塞維克黨却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無產階級中間去，並且日益鞏固和發展。

跟着普拉加大會的決議之後，於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組織了羣衆的合法的工人報紙「真理報」，這一個「真理報」是受國外的列寧和在彼得堡的斯大林指導的，它是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組織者，它把一切更新的力量團結在黨的周圍，把工人階級的優秀的先進份子吸收到黨裏面來。黨在工人運動的高潮時期，復興了自己的組織，鞏固了他們的隊伍，動員了工人階級於自己的口號的周圍。高潮的數年會是直接準備羣衆走向革命的數年。

在這一時期（靠近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國際機會主義準備完全公開地叛變工人階級，率直地投降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第二國際的領袖（例如考茨基）讓俄國的取消派在自己的雜誌報章上，進行同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同時却不許



布爾塞維克以發表答覆取消派的文章。最遺憾的，左派盧森堡都不了解列寧反對各地機會主義者鬥爭的革命意義。她在他們反黨的鬥爭中支持了孟塞維克和托洛斯基，說列寧同一切的不良傾向鬥爭是『俄國小派別衝突的混亂狀態』。第二國際的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同公開的機會主義和中央派的鬥爭中有不可磨滅的功勞，但同時，他們犯了許多機會主義的錯誤，他們特別無決心走上同機會主義者直接分裂的道路，不斷地動搖於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正因為如此，所以布爾塞維克支持着左派的革命活動和革命行動，同時堅決地批判他們的不澈底的，有頭無尾的，和孟塞維克的錯誤，批判他們恐懼同機會主義的分裂。

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在國際舞台上，繼續進行同機會主義的不斷鬥爭。當參加世界社會主義大會的時候（一九一二年），布爾塞維克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危險性及其必然性，一旦戰爭爆發，就得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指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政策被本國的第二國際領袖支持着。列寧號召同第二國際

分家，並於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機會主義者中間劃清一條界線。

### 帝國主義戰爭

一九一四年，事實上果然爆發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第二國際政黨公然地叛變工人階級，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去，贊成投票帝國主義政府的戰事公債，把廣大的工人羣衆輸送到戰爭的前線，去替本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當炮灰。

只有布爾塞維克的偉大領袖，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忠實弟子，列寧高舉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這一口號曾同另一個口號聯繫着：「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應該贊成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在戰爭中失敗。列寧說，這一失敗可以削弱帝國主義政府的立場，加強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革命立場。列寧沉重地說：不爲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失敗而鬥爭，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列寧揭破了因第二國際領袖的叛變而造成第二國際的瓦解，同時他不屈不撓地爲建立新的第三國際而工作着，努力着。

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用全副力量來攻擊社會愛國主義者，列寧同樣地攻擊對機會主義採取妥協政策的第二國際中央派。繼承了考茨基中央派，在俄國要算是托洛斯基了。托洛斯基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是俄國中央派的鼓吹者。他提出「不勝不敗」的籠統公式。他用小資產階級的無力的要求「爲和平而奮鬥」，去同布爾塞維克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相對立。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只有列寧的黨才澈底地暴露和指摘機會主義的罪惡，實行始終一貫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路線，並樹立起第三國際的理論基礎。

俄國一九一七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說已把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實際應用了。

## 四、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 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奮鬥

革命的初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

關於作爲革命勝利條件的工農革命同盟的列寧學說的正確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得着了光輝的證明。沙皇政府，到一九一七年俄歷二月廿七日（即公歷三月十二日），終於被彼得堡的工人和兵士用暴力推翻了。當前的政治任務——專制政治的打倒，被布爾塞維克的不屈不撓的戰鬥所完成了。在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獲得勝利。

彼得堡的工人和兵士，跑到街頭上去同沙皇的爪牙作堅苦的搏鬥，二月革命的

完成，是他們爲着自由，和平，土地和麵包而不顧一切地英勇奮鬥的結果。然而打倒沙皇之後，政權却落在資產階級的手裏。最初領導臨時政府的是貴族列涅夫，參加的有大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如科諾瓦羅夫，商人古契科夫，實業家米留科夫等人。不過除這一政權外，事實上還存在着另一政權——工兵代表蘇維埃；後者的任務是要實現工農民主革命專政。這樣，便形成了兩重政權的局面，列寧寫了：「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並行的，形成了另一脆弱的，萌芽的，却無疑地事實上存在着和成長着的政府，便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如果那時擁有大多數羣衆的妥協派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能夠覺悟，不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那末，蘇維埃是可能在那時取得全部政權的。然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單支持臨時政府，而且還參加到臨時政府中去。最初參加進去的是克倫斯基（社會革命黨），後來是孟塞維克蔡雷太爾，斯科別列夫，尼其欽之流。



革命領袖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回到彼得堡遇到廣大工人和士兵迎接的盛況。

當時列寧尙流亡於瑞士，他以十二分的困難經過德國，瑞典，芬蘭而回到彼得堡。彼得堡的工人兵士和水兵於四月三日，在芬蘭車站舉行了空前未有的隆重的和轟轟烈烈的歡迎，表示對自己領袖的信仰和擁護。列寧在車站旁邊的廣場上的鐵甲汽車上，發表自己的演說，宣稱：爲今後革命的發展而奮鬥，爲變民主革命爲無產

階級革命而奮鬥。最後列寧以高呼「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結束自己的演說。

次日——四月四日，列寧在布爾塞維克面前，把黨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的任務，加以簡單明瞭的闡明。列寧把這一任務在提綱中說明了，這一提綱便是黨史上增添光榮一頁的，有名的「四月提綱」。

列寧於提綱中指出：俄國目前階段的革命特點，在於從革命的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的第二階段的時期。前一階段是因爲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的不夠，而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目前階段却不得不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的手中了。列寧指出：完成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急速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宣布：黨推翻了專制政治之後，不可給戰爭以絲毫的支持，因爲這一戰爭依然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應當在戰線上組織「士兵不打士兵」的交誼。關於臨時政府列寧聲明：「不可任何支持臨時政府，向羣衆解說和暴露它的約定的完全欺瞞性」。

列寧提出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那時還不是指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那時還是工農民主革命專政機關。蘇維埃裏面，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佔着優勢。然而要把一切權力轉移到這個蘇維埃手中，就得取消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這樣才有把資產民主革命和平地急速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列寧提出如下的口號：沒收土地，所有土地的國有化，由蘇維埃政府管理生產物底共同生產和共同分配。

列寧要求：只要大衆還接受着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影響，就得從事堅忍的，有條有理的執拗的布爾塞維克路線的解說。

列寧提議，廢除爲全世界孟塞維克黨所弄污了的「社會民主黨」的舊名稱，將我黨定名爲共產黨。斯大林同志同其他布爾塞維克一樣，完全支持列寧的提綱。

加美納夫出場反對列寧。列寧遠在革命以前，指摘過加美納夫是機會主義者，妥協主義者和騎牆派。當大戰開始的時候，加美納夫同五個布爾塞維克——國會議



員一起被捕，在沙皇法庭上採取極端胆小的，怯懦的和可恥的舉動，因為在沙皇政府面前恐怖起來，便放棄了布爾塞維克的革命路線。那時列寧非難加美納夫的這一叛變。當二月革命開始的時候，加美納夫同西伯利亞的商人一起從西伯利亞歸來，大受國會主席羅特象科和被打倒了的沙皇的兄弟米哈依爾，羅曼諾夫的歡迎。

現在加美納夫出場，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加美納夫固執着：黨應該組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現「管理和壓迫」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同資產階級黨共同工作，同時支持它。他否定了：資級民主革命在俄國業已實行了，否定了蘇維埃工人兵士代表會議就是工農民主革命專政的機關。加美納夫事實上站在孟塞維克的立場。

當列寧號召黨和工人階級準備革命的第二步驟的時候，即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加美納夫認為：應當組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一主張，曾為孟塞維克所要求。

黨完全站在列寧方面，反對機會主義。彼得堡大會和接着所開的全俄大會（四月）完全批准了列寧的「四月提綱」。四月大會確證了急速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方針。在四月，會議上，黨從事了檢閱自己的力量，在革命的最初兩個月中，加入布爾塞維克黨的人已達四萬以上！布爾塞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太林的指導之下，開始動員大衆爲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

### 羣衆動員革命羣衆的時期（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月）

列寧關於這一階段寫了：「組織代表會議內的先進工人和先進農民，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被壓迫階級的優秀份子，感覺到臨時政府儘管同彼得堡蘇維埃妥協，儘管克倫斯基的空頭支票……却依然是人民的敵人，革命的敵人。羣衆感覺到：如果不挫折資本家的反抗力，那末和平問題，自由問題，革命問題將要不可避免地失敗。焦慮和憤怒在羣衆中增長着」。

然而，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勾結着的賣國集團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願

考慮羣衆的實際情緒。同以前一樣，不接受解除人民貧困和人民緊急要求的某種方策。例如：停止使人民厭倦的帝國主義戰爭，改善負擔重大戰費的人民生活。政府却勸告農民，靜待召集憲法會議，來解決土地問題。然而，憲法會議延期到戰爭完畢才舉行，而戰爭進行到最後的勝利（打敗德奧）才算解決，所以事實上只是種欺騙吧了。臨時政府受英法帝國主義的指使，命陸軍部長「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再率領士兵，往德國前線作戰，結果大吃敗仗。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彼得堡廣大的工人士兵羣衆，手執武器，再行示威遊行，要求把落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手中的政權抓到自己手裏來。爲要担負起羣衆的迫切任務，布爾塞維克身先士卒，領導了這一次運動。代表會議的領袖們，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最後而且公然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從前線召回「忠誠」的臨時政府軍隊，來鎮壓遊行羣衆，同時用機關槍對準遊行羣衆殘酷掃射。

七月三日——五日的屠殺事件，給羣衆清楚地說明：爲孟塞維克和社會革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彼得堡遊行羣衆被屠殺情形

命黨所支持着的反革命，不願自動地交還政權的。反動開始猖獗起來，擾毀了革命開始時爲布爾塞維克所復活的「真理」報，破壞了真理報的印刷所和許多布爾塞維克黨的機關。

變成反革命聯合政府首領的克倫斯基、派遣了大批小嘍囉（偵探），開始搜索列寧的地址，並且尾追列寧的行蹤。依照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列寧暫時避免公開活動，在彼得堡郊外的工人家中隱藏起來。在那裏，列寧並沒有中止注視正在發展的革命事件，並且隨時給黨以行動的指

大概離十月暴動不遠吧，爲了直接指導暴動，九月底列寧非法地重新回到彼得堡。

我黨在七月事件之後，撤回「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臨時口號。因爲只要七月事件中，明顯地表示出反革命的和企圖支持臨時政府到底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內還有莫大的勢力，那末，布爾塞維克是不能贊成把一切權力讓給這個蘇維埃的。

七月事件後所召集的第六次黨大會，成爲黨準備實行暴動的大會。這次大會，是在列寧的缺席之下舉行的，雖然如此，列寧却仍是這次大會的領導者，他給了斯大林同志極詳細的指示。大會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舉行了。

這次大會，準備一切武裝力量去爲獲得政權而鬥爭，去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

托洛斯基在這次大會上，同意布爾塞維克黨，然而「托洛斯基推翻了本人反布爾塞維克的見解——斯大林說——，於是加入了黨，事實上托洛斯基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錯誤見解，正因爲如此，所以每當黨及中央委員會轉變政策的時候，便露出狐狸尾巴來，頑強地來反對黨的政策」。最後，托洛斯基終於投到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陣營裏去。

一九一七年夏天，布爾塞維克在彼得堡，在莫斯科，以及各地帶着異常生氣勃勃的氣象，成爲動員工人和農民的唯一革命力量。在蘇維埃內布爾塞維克黨員日益增加。臨時政府不能夠也不願意滿足工人和兵士的任何一個要求。再三地企圖對不願等待上層解決，開始分配地主土地的農民，用武力加以彈壓和反對，當一九一七年八月的時候，沙皇的科爾尼羅夫將軍依照同克倫斯基的協定，組織討伐隊向彼得堡進剿。企圖用工人的血來撲滅彼得堡的革命烽火，而建立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戰爭。君制獨裁。工人階級也依照布爾塞維克的號召，起來打擊這一反革命的企圖。

## 組織突擊的時期

科爾尼羅夫的舉動，最後向勞動羣衆呈示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幹的是什麼勾當。羣衆再一次地相信，只有布爾塞維克黨才是爲革命的發展和深入進行實際鬥爭的，工人羣衆確信：向反革命準備抵抗，是十二分的必要。同時依照布爾塞維克的號召着手建立工人的赤衛軍。

工人階級轉向無產階級革命方面來，承認受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各工廠的工人從蘇維埃（那時候，蘇維埃是孟社，布的代表會議——譯者）召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代表，而希望以布爾塞維克去代替他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蘇維埃變成布爾塞維克的了。布爾塞維克現在重新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不過現在已經は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了，並且只有暴動的途徑才可以取得無產階級的專政。

軍隊的布爾塞維克化是日益增加，他們深信：只有布爾塞維克才能給與困憊不堪的農民以土地，和給與精疲力盡的兵士以和平。爲要立即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運

動，也在布爾塞維克影響之下擴大了。

列寧祕密地沒有一天不教黨和羣衆：應當怎樣實踐，應當怎樣不斷地注意準備自己和準備羣衆作武裝鬥爭。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底，他考慮到羣衆業已轉向布爾塞維克，並且在羣衆眼前有最後暴露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的必要，羣衆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進而推翻臨時政府，於是列寧便給黨以指令——立即從臨時政府轉移到武裝鬥爭。

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三日，布黨中央委員會在列寧非法地出席之下，滿場一致地反對季諾維埃夫，決議了立即準備暴動。

黨中央委員會爲了積極指導暴動，在十月廿九日的會議上選出了中央首腦部。加入首腦部的有斯太林、斯維特洛夫、特柴爾仁斯基、布特諾夫、烏里斯基等。

季加二氏，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投票反對暴動，在布黨的歷史上犯了前古未聞的罪惡：他們在反布爾塞維克的「新生活」報紙上，公布一封信，在這封信中認



爲：無產階級的舉動命運註定了要失敗，因爲反對他的將不單是資產階級，而且還有農民階層。他們主張一切問題等到國民大會的召集再說；他們恐嚇黨，敵人的力量是如何偉大，而無產階級則大有望塵莫及之勢。季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以這封信將黨所保持着機密的組織暴動的計劃宣佈給資產階級，他們將這個計劃洩露給反革命的臨時政府。當列寧和斯大林以及全體黨中央委員會準備了黨和一切無產階級去跟資產階級作堅決格鬥的時候，季加二氏却提議同革命的最壞敵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一起建立政府。

列寧以最大的決心出場反對這「一對同志」的前古未聞的出賣，他聲明，季加二人太不替大多數同志着想。列寧說：季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的出賣，搗亂，和破壞黨的紀律，實足以開除黨籍。

季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在無產階級爲本身的解放，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的最緊急和最嚴重的關頭，實行了叛變，使他們戴着工人階級出賣者的污名加入布黨的



一九一七年列寧向革命士兵和工人指導十月暴動

歷史中，永遠被人唾罵。

托洛斯基主張暴動延期到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列寧認爲是對國際革命事業的叛背。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

勝利

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組織和發動的暴動，終於獲得勝利了。

無產階級同農民一起，在前線和後方士兵參加之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得着勝利。臨時政府壽終正寢，彼得堡的政權轉到工人的手中。

在莫斯科，經過若干天同位居克林姆宮的士官學生和警衛隊的頑強鬥爭，却也被暴動的工人兵士所佔領了，政權乃歸蘇維埃所有，繼兩個京城陷落後，各地的政權勢如破竹地落到蘇維埃手中，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獲得了勝利。

### 十月革命勝利的原因是什麼呢？

據斯太林的分析有三種外部的情形，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比較容易。

第一種情形：是十月革命發生於兩個基本帝國主義集團，即英法和德奧作絕望鬥爭的時期，當時這些集團埋頭於彼此間的火拼，沒有時間沒有方法分心注意同十月革命的鬥爭。這種情形對於十月革命有着巨大的意義，因為它給了革命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劇烈衝突的可能性，以加強自身的組織。

第二種情形：是十月革命開始於帝國主義戰爭的過程中，當時最開明的勞動羣

衆討厭戰爭和渴望着和平，認爲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是從戰爭中解放出來的唯一出路。這種情形對於十月革命有着嚴重的意義，因爲它給了革命以世界的有力幫手，廣大羣衆，不論是西方的工人中間或者東方的被壓迫人民中間都感覺到終結可怕的戰爭，從事蘇維埃革命的可能和必要。

第三種情形：在歐洲強力的工人運動的面前，事實上西方和東方的革命危機成熟了（這一危機是爲繼續的帝國主義戰爭所製造的）。這種情形對於俄國的革命有着很高的意義，因爲它，在同世界帝國主義鬥爭中保證了俄國外部的忠實革命同盟者。

但除了外部的情形之外，十月革命還有許多保證它勝利的內部的順利條件。

從這些條件中主要的應該有下面幾個：

第一，十月革命有了俄國極大多數工人階級的相互積極支持。

第二，十月革命有着渴望和平和土地的多數貧苦農民和士兵的切實支持。

第三，十月革命有着一個老練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這個黨不單具有本身的經驗和鐵的紀律，而且同勞動羣衆保持密切的連絡。

第四，十月革命遇到的是比較容易戰勝的敵人，即俄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很是脆弱。後來由於農民的叛亂使地主階級和在戰爭中完全破產的妥協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士氣，大爲沮喪。

第五，十月革命發生於國家的廣闊的地域上面，在那裏他能自由地伸縮，退却，當時革命需要這樣一個環境，來立足休息，集中力量……。

第六，十月革命在同反革命的鬥爭中，利用國家內部充分數量的糧食，燃料和原料的富源。使經濟不至感到恐慌。

這些內部和外部情形的配合，便創造了那決定十月革命比較容易勝利的特殊環境。

當然這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內部的環境中便沒有自己的缺點。缺點是有的。然

而，十月革命在外部和內部的客觀有利條件之下，在布爾塞維克黨和賢明領袖列寧的領導之下，困難和缺點是一一克服了，轟轟烈烈的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六分之的土地上獲得成功。

## 五、內戰時期的黨

### 蘇維埃政權的初步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體無完膚地粉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機構，同時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年青的無產階級政權的基本任務，是擁護無產階級革命，鞏固革命的已得物，團結城市和鄉村的勞動羣衆於自己的周圍，着手建設社會主義。

剛剛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成立的初步，主席列寧便向勞動羣衆聲明：蘇維埃政權是勞動羣衆的真正的政權，是把布爾塞維克的口號着手兌現的開始。

革命勝利的翌日所召集的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依照布爾塞維克的提議通過了土

地法，『地主的所有物立即無代價地沒收』，——在這「法令中寫着。

爲了鞏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工人管理法，起着決定的作用。依照這一法令，資本家和工廠主的一切活動得服從工人代表的管理和統制。工人管理法是準備走向工業國有化的必要條件。

蘇維埃政權的措施，例如：銀行國有化的法令，教堂脫離國家的法令和學校脫離教堂的法令，羣衆法庭的法令，廢除身分，民族和宗教的界限的法令，所有這些，都保證了蘇聯勞動羣衆對布爾塞維克和蘇維埃政府的深刻同情和熱烈支持。

列寧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國革命後的第一個月，是密集的勝利的行列，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一月』。

在這無產階級革命後的一箇月中，以列寧爲首的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反對機會主義的嚴重的黨內鬥爭。加美納夫、季諾維埃夫之流，於十月革命後不久，又重新走



上擾亂和出賣的道路，他們不相信俄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他們認為：要是從事暴動，布爾塞維克便要把工人階級送到墳墓裏去。

加美納夫、季諾維埃夫、斯亮尼科夫、獵柴諾夫、諾琴之流，支持了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關於建立『共同的社會主義政府』的主張。加美納夫提出任命社會革命黨員阿富克辛基埃夫或却爾諾夫爲政府首腦，以代替列寧。這個表示，實際上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變無產階級專政爲資產階級民主。

共黨中央委員會嚴格地審查了這一季加二氏的投降政策和出賣政策。同時向彼等警告，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否則開除黨籍。中央委員會後來撤除加美納夫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職位。

加美納夫、季諾維埃夫、留可夫、米留金、諾琴之流，答應列寧的要求，承認遵守黨的紀律，於是才宣佈恢復他們原來的職位。機會主義者企圖以這些自我活動

來壓迫黨，教唆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恢復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機構。然而，工人階級並不是爲要把獲得了的政權，第二天便讓給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而奪取政權的呀！列寧和黨嚴厲地非難季諾維埃夫、加美納夫、留可夫及其他機會主義者的行爲，同時進行了爲鞏固蘇維埃制度的鬥爭。

### 布列斯特和約

從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一天起，便碰到了重大的政治困難和經濟困難。不單是被推倒的階級，而且有他們大批的僱員（如工業，銀行和政府機關的技術工作人員）和資產階級的政治走狗（如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用怠工，違犯新政權法律的手段，向蘇維埃政權作猛烈的進攻，同時千方百計地用公開的武裝行動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這時蘇維埃政權還沒有正式的常備軍。它的武力基礎，不過是義勇的赤衛隊和

參加奪取政權的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革命隊伍吧了。前線作戰的軍隊對戰爭已經厭倦。軍隊自發地解體起來，士兵從陣線上開小差的現象，日有所聞，並且數見不鮮了。

如何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便成爲一個主要的困難問題。奪取政權後的次日，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通過了關於和平的法令。蘇維埃政權向一切交戰國的政府和人民建議，立即開始和平談判。然而英國，法國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偏偏拒絕談判。因此蘇維埃政府只得同德國和奧國開始和平談判了。談判是在布立斯特城進行的，於是把條約叫做布立斯特和約。

德帝國主義向蘇俄提出了極苛刻的和議條件。接受這一要求呢，還是拒絕？這問題在黨內引起了嚴重的分歧意見。

以布哈林、拉狄克、牙羅斯拉夫斯基、皮達可夫、烏里茨基、奧辛斯基同志爲首領的『左派』共產主義集團，出場反對列寧，反對斯大林和反對中央委員會內的大

多數同志。這一集團在黨內形成了小派別，他們認為對德帝國主義讓步的布立斯特和約，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所不許。儘管蘇維埃政府缺乏作戰的任何可能性，和首先第一不會有軍隊，然而這集團却要求宣佈革命戰爭，閉着眼睛太唱其「左」的高調。「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接受德帝國主義的和平提議為革命家所不許，並且與其是和平，倒不如光榮地戰死沙場。

而列寧猛烈地嘲笑這些「左派」幼稚病，向他們解釋道：雖然死是光榮的，但事情並不是死不死的問題，而是要給國家以和平的問題。和平雖是忍辱負重的，而是緩兵之計，整理革命力量，以便進一步地開展革命行動。

列寧和斯太林在黨同「左派」的這一鬥爭中，用特別的精神力揭破了左派共產主義的完全架空的，外表的「革命性」和小資產階級的本質。

托洛斯基被他們所感動了，實際上他同「左派」一致行動。他提出「不戰不和」的口號，他提議拒絕簽字和平，而戰爭也不繼續。

托洛斯基在新的姿態中，暴露出其孟塞維克輕視農民的意味。他不估計農民已經厭惡戰爭，不估計舊的軍隊主要的是由農民組成的，不估計農民不願和不能作戰。在這種情形之下，爲了拯救革命，不惜以大的讓步獲得和平是必要的。而托洛斯基的「不戰不和」的口號，事實上却是繼續戰爭，因爲德帝國主義的侵入可以使戰爭或和平，都暫時停止。軍事力量在我們這裏是沒有的，餘下的路依舊是和平。而拒絕和平談判，便不得不遭受德帝國主義的新進攻。

列寧指出：托洛斯基的見解必然地要引導到更加苛刻的和平條件。列寧警告「如果德國開始進攻，則我們將被迫簽訂一切和約，那時候，不用說，條件將是更壞的」。

「左派」在這一問題上，果然照列寧豫料那樣地同托洛斯基合流。德帝國主義開始動作了，它一路進擊，幾乎未受我國（俄國）的一切抵抗，因爲我們這裏，戰線事實上已經沒有，能作戰的舊軍隊也不多。蘇維埃政權不得已只得接受德帝國主

義提出的新的，極苛刻的和平條件。

「左派」反對派繼續作反黨的鬥爭。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召集的第七次黨大會，關於和平問題爭辯不遺餘力。大會全體贊成了列寧和斯太林所持的同左派鬥爭的路線。大會擊退了「左派」。

七次黨大會上更換了黨的名稱，它停止命名為社會民主黨，開始叫做共產黨。馬克思和恩格爾斯於一八四七年建立他們的國際工人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首先應用這一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名稱。即在這次大會上，黨通過了修正黨綱的決議，因為自工人階級獲得政權之後，有新的任務擺在黨的面前。

列寧的和平政策完全是正當的。一九一八年在德國發生了革命，而革命給蘇俄以取消為德帝國主義所束縛的掠奪條約的可能。

蘇俄託布立斯特和約的福，獲得了休息的機會。同時利用這一休息建立了蘇維埃的紅軍，並創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後來，無產階級專政鞏固起來，紅軍的

力量加強了，於是便取消了布立斯特和約，事實證明了列寧的主張和觀察完全正確。

## 國內戰爭

和議成立，「休息」開始，蘇維埃本可立即努力社會主義建設，然而從一九一八年夏季起爆發了國內戰爭，把這種偉大建設的計劃暫時打消了，直到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才開始實行。在國內爆發了捷克斯拉夫人的暴動。在遠東方面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海參崴被佔領去了。英帝國主義者在同年六月底從俄國北部進攻。在南部和東南部，英國軍隊又奪取了巴古和中亞細亞的某些區域。法國的軍隊則從黑海進攻南俄，頓河流域和烏克蘭。年輕的蘇維埃國家，四面八方地受着各國帝國主義的進攻，那時的危險情況，是可以想像的。

同時，被推翻的敵人便蠢蠢欲動，在莫斯科等地暴動起來，以響應外國帝國

主義的侵略。反動的社會革命黨人對蘇維埃和共產黨的重要人物，不斷地實施恐怖手段：對俄國人民所愛戴的偉大領袖列寧加以暗害，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卅日行



前蘇聯陸海空軍總司令伏龍才

(1885年生1925年死)

刺列寧，幸未打中要害，然而這位偉大的領袖却因此受傷了。

國家遇

到如此嚴重

的內憂外患，蘇維埃的命運是臨到千鈞一髮的時機，然而在英明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革命羣衆同內外敵人浴血的苦鬥和拼命的抵抗，竟使反革命勢力在各路



陣線上遭遇了嚴重的打擊。

然而各帝國主義的侵略並沒有停止，經過幾個月的重整旗鼓，它們又向革命政



像 陽 伯 夏

權進攻了。英國，法國和其他帝國主義者曾三次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季，那次干涉，是企圖借用帝制餘孽哥察克上將的力量去摧毀蘇維埃政權的。然而由於

紅軍的英勇抵抗，哥察克軍隊的進展就被阻止。一九一九年四月底，紅軍在弗龍才指揮之下給哥察克以嚴重的打擊，逼得這一支強大的反革命軍隊不得不向後潰退。

不可一世的夏伯陽便是隸屬於弗龍才的部下參加反對哥察克的戰鬥的。

協約國鑒於哥察克軍隊的完全潰滅，就發動了第二次進攻蘇俄的征討。這次他們所利用的主要人物是鄧尼金了。由於托洛斯基作戰略錯誤的結果，鄧尼金的軍隊從南到北一直衝到了奧列爾，並直逼都拉（此兩地均在莫斯科南約二三百公里之遙），大有威脅莫斯科的趨勢。於是托洛斯基被撤職了：斯大林代托氏而任南路總司令之職。斯氏把主力的襲擊施之於經過頓河流域到羅斯多夫；這一計劃的實行，可以獲得頓河流域方面工人羣衆和烏克蘭的農民羣衆的幫助。結果中央採取了斯氏所建議的戰略：在他的領導之下，加上伏羅希洛夫和布宗尼這兩位赤色名將的協助，把鄧尼金的軍隊完全擊潰了。不久鄧尼金軍隊即被完全殲滅。

然而帝國主義者還不心服。一九二〇年四月間，他們又組織了第三次進攻蘇維埃共和國的侵略。這時他們所利用的武力是波蘭的畢蘇斯基和白黨將領弗蘭格爾。然而這一次反革命的侵略，又敵不過英勇善戰而有廣大民衆基礎的紅軍。帝國主義者



俄國革命怎樣勝利的

最後消滅白軍壘所，於此結束了國內戰爭。

不過旺費心血而已，及至弗蘭格爾的軍隊崩潰後，國內戰爭大體上可說已經結束了。

不用說，內戰之所以獲得勝利，除了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紅軍的勇敢善戰外，也不能抹殺國際革命運動給了蘇維埃政府以不少的幫助。在德國，捷克，挪威，丹麥和其他許多國家中，工人羣衆都拒絕裝運軍火給波蘭白黨和俄國的反革命者。在英國，工人們組織了反對干涉蘇俄的「行動委員會」。美國和日本西伯利亞的干涉軍的譁變等等。所以列寧曾說道：「協

約國的勞動者，對於我們比對於他們本國政府還親密些」。

### 戰時共產主義

國內戰爭是經過了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國民經濟陷於總崩潰的情況下發生的。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舊俄羅斯把全部的埋藏量，糧食，燃料，紡織物等等儲藏品都消耗盡了。交通運輸事業被破壞殆盡，工業也多被毀壞了。整個俄羅斯變成了一個飢寒交迫的國家，所有的工廠和製造場都停頓了下來。

有嚴格訓練的，武器優良的，和豐衣足食的白軍便出場來反對工人和農民，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府。爲了自衛，爲了鞏固已得的勝利。工人和農民便在布黨領導之下，組織了自己的武裝隊伍——工農紅軍。然而，那時的紅軍是赤足無衣的。常常穿着草鞋，皮靴是很少，簡直沒有的。他們有時候不得不無子彈地作戰。

工農紅軍忍耐着物質上的痛苦，流竄於叢山峻嶺之間，奔波於廣漠的平原上



一九一九年時的紅軍，那時裝備還不甚精良

面，不分晝夜，不顧風雪，英勇地同反革命的白軍的士官生和將軍們戰鬥着，肉搏着。經常地靠着拙劣的武器，甚至於赤手空拳，奪取了敵人的坦克車和鐵甲車。奪獲了敵人的肥胖的馬匹，用以來加強自己的紅色騎兵。他們都爲着一個崇高的目標，卽爲着世界人類的解放首先爲着自己的解放而奮鬥着，一切的風雪飢餓大砲坦克車都阻止不了他們爲這一目標而奮鬥的決心。

工人在後方半倒閉的工廠上不斷地工作着。他們製造各種彈藥，子彈筒，軍用外套，腳綁帶等，供給前線弟兄的需要。工人



共產主義星期六工作日，列寧正在工作

羣衆的士氣是空前的，他們在極大的物質痛苦下面，忍飢挨餓地支持了工廠中的工作；爲着不要使工廠陷於停頓，和爲着不要置前線弟兄於無彈藥的地步。

工人階級在增加燃料，改善交通和工廠的工作中，發起了「共產主義星期六工作日」（每逢星期六工作，無工資——譯者）。列寧關於工作日說明：是「後方工人的英雄行動」的表現，是「勞動羣衆自身事業覺悟」的呈露。

工人階級在布黨領導之下，克服了鄉村小資產階級的動搖，領導着農民去作反對反

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鬥爭。農民羣衆爲了紅軍的給養，和支持正在替前線製造軍需品的城市工人，自動地把穀物和牲畜捐助出來。他們深深地了解：前方紅軍的作戰和後方工人的工作，不單是爲了工人階級的事業，而且是爲了農民羣衆本身的事業呵！

國內戰爭足足延長了三年。在這一時間內，蘇維埃政府感到糧食，燃料及其他生產品的空前缺乏。因此，爲要合理地使用這不多的貯藏品，爲要不使軍隊和國家置於無彈藥無糧食的地步，那末在整個國家內，有計劃地生產，節省地分配，便成爲非常必要。蘇維埃政府對全部資源就需要極精確的計算和極慎密的分配。這時對於國內的一切生產品，均須規定嚴格的會計制。生產品的分配由國家機關按照固定的標準施行分配。一切的商業都在被禁止之列。農民的穀物收穫，除了自家所必需的一份外，其餘的全部充公，交給國家，這時農民羣衆忍受着極度的痛苦，但爲要幫助工人戰勝反革命的軍閥地主，他們却也樂於承受這種痛苦。

這樣，全部的國民經濟都嚴密地組織起來爲一個最高目標服務了。資源的私人操縱，生產品的營利售買都被禁止了。這個最高目標是什麼呢？便是爭取對反革命作戰的最後勝利。不論是生產，分配或消費，都受着這一目標的支配。全部生產物都是集中的。

這一時期，就叫做戰時共產主義。

戰時共產主義制度是依照戰時情況，依照蘇維埃政權的戰時政治任務而被提倡的。

在這一時期內，黨的一切活動完全向着「撲滅反革命」的目標。黨的優秀份子都在軍隊中工作，同志斯太林，伏龍才，伏洛西羅夫，奧爾特坐尼基特才，基洛夫，規備塞夫等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站在軍隊的先頭，指揮和鼓勵士兵向着偉大的事業，英勇的鬥爭，和最後的勝利邁進！

黨的偉大組織力，在不斷戰鬥和物質困苦的情況下鞏固了。在內戰陣地上以統



一 的步伐戰鬥着的工農的戰鬥力量 and 革命力量，也加強了。

在這樣殘酷的破壞的國內戰爭中，却形成了和鞏固了反對反革命，反對沙皇政府和反對資本主義復活的工農戰時政治同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莫斯科召集的第八次黨大會上，提出了需要同中農結成同盟的問題。

## 六、復興時期的黨

### 轉到新經濟政策

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粉碎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地主，擊破了外國干涉軍。國內戰爭至一九二一年初，大體上可說完全結束。然而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後，接着以三年的國內戰爭，把國民經濟簡直連根掘毀了。所以戰勝國內的和國際的反革命之後，主要的任務是在恢復國民經濟：工業，交通，和農村經濟。

首先必須復興重工業。只有復興了重工業和其他的大工業，才能發展和改造農村經濟；只有復興了各種的大工業，才能保證城市和鄉村的經濟聯絡，並在這一基礎上鞏固工人和農民的同盟。

然而反過來也可以說，爲要推動大工業的發展，就必須復興農村經濟。農村需要工業的生產品：衣裳、鞋子、白糖、牛油；城市除工業品外，也需要各種糧食的農產品：穀類、白菜、肉類。國家必須採取一種適當的政策，俾從經濟利益上去刺激農民羣衆樂於多多地耕種，使他們樂於努力去發展畜牧業，和增大收穫。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取消「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糧食分配制，因爲這種制度是足以阻止乃至摧殘農民對於擴大耕種面積，增加收穫和普遍地發展農村經濟的興趣的。

國家應當設法滿足農村的一切消費和生產的需要。國家應當充分地供給農村以衣料、手巾、襯衣、帽子、皮鞋、釘頭、錘子、鋤頭、車輛等等物品。然而國家很缺乏這些東西：它不能滿足千百萬農民羣衆的需要。因此，應當用各種方法去發展這些物品的生產，一部分是靠國家工業，一部分是靠手藝工業合作社，另有一部分則靠私人生產來滿足。爲要加強城市和鄉村的交換，就須廢除集中的商品分配制而恢復商業的自由，並發展商業。

黨便從戰時共產主義制度過渡到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簡稱「納潑」。

糧食徵派制被糧食稅制所代替了。後者同前者的差別在於農民不把自己消費餘下的農產品，全部都交給國家，而只須交納按照國家所規定的標準的一分收穫額。其餘的剩餘部分則歸農民自己所有；農民有了這部分剩餘產物，就有帶到市場上出賣的可能了。城市裏的工業，也通過市場而把生產品供給農民。而爲要在市場上有工業品，必須提高生產金屬，煤、石油等生產，即提高重工業。除此以外，必須生產農業機器和工具——收穫機、耕種機等。因此，黨克服極大的困難，不斷地讓國有工業的企業開工。同時家庭工業也開始工作，以獲得消費品的生產。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經濟聯絡，靠着商業便確立起來，發展起來。

新經濟政策刺激了農民對發展本身農業的興趣，耕種面積開始擴大了，糧食和工業原料的數量增加了，因此而使工廠和製造廠的工作日益活躍。在帝國主義和國內戰爭時期破壞的國民經濟，漸漸從廢墟上繁榮起來。

新經濟政策是一九二一年依照列寧的報告，而被第五次黨大會作成決議的。這一政策就是無產階級國家把大工業，銀行，交通和一切對外貿易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同時對於商業和小工業却允許私人資本。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本質，斯太林曾有這樣一段詳細解說：

「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的一種特殊政策：它容許資本主義的存在，而以無產階級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為前提；它預計到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成份的鬥爭；預計到社會主義成份的作用，犧牲了資本主義成份而自行增長；預計到社會主義成份對於資本主義成份的勝利；預計到階級的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報告的結論）

跟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同時，在國民經濟中便開始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這一鬥爭，列寧用「誰戰勝誰」一句話說明了。

然而，新經濟政策絕不能像托洛斯基之流那樣把它看做是單純的退却，看做是

放棄社會主義立場的政策。不是的。無產階級方面有許多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優越條件，主要的：第一，支持一切勞動羣衆的政權，是在無產階級手中；第二，在無產階級手中，有對外貿易的統制權，這一統制權是防止蘇聯經濟受外國資本影響的城牆；第三，工人階級手中有大工業，而大工業絕對不准有私人資本；第四，無產階級國家在市場上有操縱作用，它可以統制價格，並有信用，租稅制度等。所以，斯大林同志說：「實際上新經濟政策只在開始的時候表示退却，然而它預計到在退却的過程中，改變力量的對比而實行進攻」。

這些優越條件，在黨的正確政策之下，最後終於得到了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 爲黨的統一而鬥爭

黨在反對自己隊伍內的無數機會主義反對派的頑強鬥爭的條件下，完成了轉到新經濟政策和一切國民經濟復興的階段。

黨完成了從國內戰爭到經濟建設的過渡。在國家經濟總破產的情形下，這一過渡是格外顯得困難，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的不滿，動搖，以及富農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隨伴而來。這種暴動，發生於西比利亞，也發生於烏克蘭。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克羅斯泰（海軍根據地——譯者）發生了反革命叛亂。

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也反映到工人階級和黨的那些不堅決份子中間來，它助長了各種不同反黨傾向和小派別的形成。

第六次黨大會（一九二〇年）行將來臨的時候，形成以沙拍羅諾夫為首的所謂「民主集中主義」集團。這一集團出場攻擊工人階級的集中指導，這一集團企圖在「黨不干涉蘇維埃工作」的口號下，使黨同蘇維埃對立起來，它反對着黨的組織機構和中央委員會的指導。沙拍羅諾夫後來同托洛斯基反對派一起參加一切的反黨活動，最後變成同黨和蘇維埃政權相敵對的反革命組織。

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及其給工人階級乃至給黨內某部分人的影響，要算在一九

二〇年底開始討論的工會問題上，表現得最爲明顯。工會是無產階級最羣衆化的組織之一，是黨對工人階級的重要槓杆之一。工會組織愈鞏固，黨同工人階級羣衆的連絡愈密切，也便是布黨愈可以完善地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制度。

當國內戰爭後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的時候，工會的意義日益增長，這絕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托洛斯基及其同流，不相信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不承認受布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有能力領導極廣大的農民羣衆，不估計鞏固職工會，吸收廣大的無產羣衆到工會裏面去的必要。他們堅持着赤裸裸的行政制，以單純的命令去對付職工會。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斯基提出反黨的職工會混合的理論，即以官僚的辦法去代替工人在職工會的領導。布哈林及其集團支持着托洛斯基的主張。

雖然從事工會問題的論爭，然而事實上，却決定了黨同工人羣衆之間和工人階級同農民之間的連絡的問題。列寧已經清楚地看到了：爲了鞏固工人和農民的同



盟，爲了建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經濟聯繫，有改變經濟政策的必要。而托洛斯基及其徒子徒孫同從前一樣地忽視農民的利益。托洛斯基份子，籠統地以爲沒有任何的可能建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經濟聯繫。

他們提出那種事實上等於取消工農同盟，繼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關於職工的主張，這種政策由於工人階級和農民同盟的結果，歸於失敗。

「工人反對派」集團也因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採取了反黨的危險態度，式略尼科夫，柯命泰等後來墮落爲反黨的反黨的派別。「工人反對派」要求把一切工廠，鑛山，鐵道的領導權，讓給職工會。

這就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放棄蘇維埃政權。這就是從共產主義立場轉到無政府主義立場：共產主義主張把製造廠和工廠讓給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府來管理，而無政府主義否定一切的國家，無產階級的也包含在內。式略尼科夫份子，漸漸站到無政府主義方面去，提議要求把國民經濟讓給「生產者」之手，而不要無產階級國

家。『工人反對派』否定黨領導職工會的必要，否定非黨羣衆長時間共產主義教育的必要。『工人反對派』露出自己是公然同共產主義脫離關係的派別。

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列寧，斯大林及中央委員的其他黨員會全體聯名之下，公布了關於職工會問題的政綱。這一政綱是布爾塞維克的模範文書，在今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豐富了和充實了列寧主義學說。

列寧解說：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職工會是把工人羣衆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訓練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列寧反對了托洛斯基的官僚制度職工會的要求，和繼職工會爲國家機關的要求。列寧堅決地非難托洛斯基，同時警告道：『如果把職工會處理得錯誤，那會使蘇維埃政權破滅，無產階級專政坍塌的』。

一九二一年三月召集的第十次黨大會，完全批准列寧斯大林對於職工會的政策。第十次大會堅決地攻擊了把職工會引導到官僚主義復活的托洛斯基路線。

同樣的，第十次黨大會猛烈地攻擊了「工人反對派」集團。大會的決議上說明：「工人反對派」的見解「實際上是有助於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流浪的表現，實際上削弱共產黨一貫的領導路線，並且事實上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敵人」。第十次黨大會認為在共產黨內宣傳勢不兩立的「工人反對派」見解，是斷然不容許的。第十次黨大會考慮到：那反黨集團所造成的莫大毒害，那反黨見解的宣傳所給予無產階級專政的危險性，於是在依照列寧主張的決議中，決定「立即解散基於這個或那個政綱上結成的一切集團」，並警告道：倘不履行這一決議，則將招致「無條件地或馬上地開除黨籍」的結果。

### 新經濟政策初期的成績和困難

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第一年，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業已獲得了顯著的成績。雖然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風波是很險惡，並且碰着莫大的困難，然而

在黨的堅強和正確的領導之下，終於完成了許多經濟方策的實現。工業景氣了，耕種面積擴大了，商品流通也表現活潑的現象。跟着國有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發展，城市和鄉村的經濟聯繫，政治聯繫，開始鞏固起來。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十一次黨大會上（這是列寧出席的最後一次大會），列寧給第十次大會後所做的工作，下了一個結論，說道：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所企圖的退却，這一退却所追求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黨今後的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成份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政策，是國民經濟之一貫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鞏固同鄉村的經濟聯繫，以及同一切貧農中農一起前進的運動，將是今後社會主義成功的基本條件。

十一次黨大會之後，斯大林同志被當選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十一次黨大會之後，展開了對新經濟政策基礎的總攻擊，因為當時黨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加強了，同時，在復興國民經濟鬥爭中，在加強城市和鄉村中間經濟聯繫

的鬥爭中，也獲得了顯著的成績。

農村經濟復興了，並且到一九二三年年底，達到了戰前水準的四分之三。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也向上了：從新經濟政策開始時的戰前水準百分之十七，增加到一九二三年年底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五，在工廠倒閉的飢餓年間歸鄉的工人，漸漸從鄉村回到城市的工廠中來。

雖然如此，同時也就暴露出容許商業自由，和給與私人資本以某種限度自由活動的新經濟政策的許多缺點來，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勢力漸漸抬起頭來，威脅着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政治同盟和經濟同盟。

事情是一天天地復雜化，蘇維埃的工商業機關，當時不懂得真實地去展開工作。社會主義工業沒有完成黨關於原價低落的命令：工業商品的價格反而日益騰貴，造成工業品價格和農產品價格中間的嚴重裂痕。鄉村無力購買高貴的城市商品，而城市商品却在商店內和倉庫內無人顧問。商業機關的工作非常官僚化，表現

出很大的不活潑，不積極。

托洛斯基份子便抓住了這些困難，極力地向黨作新的進攻。托洛斯基份子，永遠不相信用內部的力量去克服困難，永遠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他們出場來反對黨的政策。一九二三年冬季，托洛斯基開始攻擊中央委員會，他中傷中央委員會，說它要把蘇維埃國家送進墳墓裏去。被擊破的反黨集團，例如：「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以及「工人真理派」「工人集團派」等等反蘇維埃的烏合之衆，統通統一起來，很巴結地幫助着托洛斯基。托洛斯基提出「工業獨裁」的口號，換句話說，即用榨取農村資金的方法去發展工業。這種政策將會阻止農村經濟的發展，使農民生活日益惡化。托洛斯基份子就是用這種方法促進黨同農民的分裂，同時根據這一分裂來葬送蘇維埃政權。托洛斯基份子把鄉村同殖民地一樣看待，依照他們的意見，鄉村是無產階級國家非榨取不可的殖民地！他主張無限制地濫發紙幣，據說是爲了加速發展工業，然而事實上，這樣做，會使蘇維埃幣制紊

亂，會引導到國民經濟的崩潰。

托洛斯基於一九二四年，關於黨組織原則的問題，出版了一本『新的課題』小冊子，提出了反列寧的，本質上是孟塞維克的要求。在這本小冊子中，他造謠地攻擊老布爾塞維克幹部，同時以反宣傳去促使青年學生同老幹部對立，狡猾地鼓勵他們，說祇有青年學生才是正確的政治『指針』。托洛斯基裝着最醜惡的臉相來對付列寧的舊學生和老戰友，稱他們是所謂『過去人』。

托洛斯基份子要求小派別和小集團的自由，要求分化布爾塞維克隊伍的自由。托洛斯基於一九二四年，企圖重新攻擊布爾塞維克主義，却遇到了黨的嚴厲的反駁。從這一次起，他從事毀滅布爾塞維克黨的全部英勇歷史，誹謗地認為：他從前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鬥爭都是正確的，列寧倒是錯誤的。這是孟塞維克的陰謀，他們想用托洛斯基主義去代替列寧主義，進行分化黨和工人階級的隊伍。因此，以斯大林為首的黨堅決地出場擁護列寧主義，排擊托洛斯基的醜惡的中傷。黨

內同志緊密地團結在自己列寧的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的周圍，而給與舉起反列寧主義思想叛旗的托洛斯基，以體無遺膚的反擊。

然而，托洛斯基份子不知道反省他過去的錯誤。後來幾年，托洛斯基展開了陰險的反組織工作，堅持在黨內小派別和小集團的自由，破壞黨的紀律。他同自己的小派別一起，提出許多經濟的政治的綱領。這一綱領是同黨的布爾塞維克基本政策直接脫離的。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其決議中指出：「托洛斯基已經公然向布爾塞維克世界觀的基礎直接挑戰」。托洛斯基對黨和列寧中央委員會的攻擊，挑戰，中傷，日益積極起來。



# 七、爲國民經濟的改造而鬥爭

## 爲蘇聯的工業化而鬥爭

自國民經濟恢復至戰前水平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便轉入「改造時期」，這在十四次黨大會的決議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次大會，是當作國家工業化的大會添入黨史中的。

十四次大會決定的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構成爲以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綱領，並樹立起第十五次黨大會上通過的五年計劃的基礎。

國民經濟復興後，黨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呢？黨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確立物質基礎，以建設社會主義。這種基礎決不能是小規模的個人經營；只有大工業才能是社

會主義的基礎。於是，擺在黨和蘇維埃政府面前的任務，是實行蘇聯的工業化，而爲了工業化，建立有強力的重工業，便成爲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事情。

十四次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在其本人的報告中，完全提出了國家工業化的任務。當說明工業化政策中的本質的時候，斯大林同志強調：工業化必須是發展重工業，發展重工業的機器建設，如果忽視這一點，休想使蘇聯的經濟獲得獨立。

斯大林站在黨的任務的先頭主張以最快的速度去發展蘇聯的工業，因爲俄國在經濟方面和技術方面，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差甚遠。「爲要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斯大林說——，還應該在技術經濟方面追趕並且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不單是爲了社會主義建設，應該這樣做，同時，在資本主義包圍下，爲了保存蘇聯的獨立，也應該這樣做」。

斯大林同志提出「加速度」的發展工業的問題，同樣也是從國內條件的觀點出發的。即是說蘇聯還是個農業國，工業不發達，千百萬的小商品生產者，還使用着

極其簡陋的耕種工具。「在農業處於極為落後的技術的情形下，可以使工業發展嗎？爲了工，業不保證農業的基礎，可以使工業發展嗎？不改造農業，不使農業接近工業，可以使工業發展嗎？不，是不可能的。」——斯太林同志回答——。所以，任務是保證農業盡量地使用機器的生產工具」。

沒有自國的重工業，沒有國防用的重要工業根據地——沒有鐵、鋼、煤、石油、生鐵。不加強發展生產手段的工業——機器，機械台，工廠和製造廠的設備，是不可以使國家獨立的。「不援救重工業，不復興重工業，我們便不能建設任何一種的工業，而沒有工業則我們不外乎葬送國家的獨立」，——列寧說

因此，放棄迅速地發展重工業，必然地要減弱無產階級的立場，加強資產階級的立場。

### 轉入改造時期及同托季同盟的鬥爭

黨在復興時期不倦地致力國民經濟的恢復，却也獲得了不少的成績。在新經濟

政策的基礎上，迅速地使工業上去了，使農業發展了，商業方面愈發鞏固了無產階級國家和消費合作社的立場。我們（蘇聯）的國民經濟，將近一九二五年年底，基本的各部門已接近至戰前水平。於是一九二五年便是復興時期的最後一年。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關於蘇聯將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問題。列寧指出：在一個單獨的國家內可能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遠在一九一五年，列寧在一篇論文上，證明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首先勝利的可能性，列寧於逝世不久前（一九二三年），尙指出：我們有「爲建設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

一九二五年四月召集第十四次黨大會，通過了證明在一國內可能社會主義勝利的決議。

黨在以斯大林爲首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之下，克服了莫大的困難。準備爲將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然而，黨在奮鬥中，遭遇到無數的攻擊，特別是托洛斯基的反黨活動。托洛斯基反對派的見解，主要點是否認建設社會主義的特質，以爲在

一國內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季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對於這一問題，同托洛斯基完全一致。他倆同十月革命一樣地出場來反對黨，反對斯大林。在黨最感責任和最困難的關頭，他們站在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敵人和反對者方面。

蘇聯結束了經濟復興時期。黨轉入嶄新的艱苦的任務，建設社會主義，改造工業、農業、交通。把技術落後的國家變成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裝置強有力的機器、交通、汽車、飛機、電氣。把小規模的農業變成大規模的集體經營，剷除私人資本，消滅榨取階級，粉碎社會主義的殘忍敵人的富農——所有這些任務，橫在黨的面前。

季諾維塞夫和加美納夫形成一個同黨相敵對的組織，這一組織出場來反對黨的政策，反對黨中央委員會和個人地反對斯大林同志。季加二氏在其對黨和對斯大林同志的醜惡的鬥爭中，同托洛斯基毫無二致。果然他們很快地便同托洛斯基合流

起來，並且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反對派同盟。這一反黨集團之所以形成，是由於對俄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問題的共通點。季諾維埃夫同托洛斯基一樣，以俄國落後爲口實，否定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他們否定工人階級和農民建立鞏固同盟的可能性。托派和季派主張不可能的，不能實現的，簡直會使蘇維埃政權破滅的工業化速度，反對派同盟提出所謂「超工業化」速度，就是實行犧牲中農，盡量地擴大對鄉村課稅，提高工業商品的價格等。這一政策，無疑地將會促成工人階級和農民同盟的分裂，會減少無產階級的力量，促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崩潰。托洛斯基的「超工業化」的漂亮言辭，實際上是掩蔽其反對工業化的鬥爭，反對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所採取的工業化政策。

反幹部派，對於黨的政治路線，對於黨的中央委員會，特別對於斯大林同志作了猛烈的攻擊。他們破壞黨的紀律，企圖分化黨的隊伍，而建立另一個黨，托季反幹部派組成非法的委員會，採用自己小派別的紀律，強收黨費，建立了自己的秘

密印刷所，以印刷反革命的宣傳品……。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十週紀念日，托洛斯基份子和季諾維埃夫份子竟異思天開，企圖組織反革命的遊行，但被工人所解散了。

斯太林同志用鐵的澈底精神和非妥協精神，揭破了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之見解和行動的反革命性。

黨在賢明的領袖斯太林領導之下，偕同一切的布爾塞維克戰士，無情地粉碎了變成公開反革命勢力的托季反對派。並且依照十五次黨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決議，驅逐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出黨。後來，托洛斯基變成反對無產大眾國家的最兇狠的，最積極的，和最危險的敵人，變成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先鋒隊。當一九二六年——二七年托季同盟被粉碎的時候，同時也粉碎了他們「超工業化」政策的理論，超工業化政策否定了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黨拒絕了作為反布爾塞維克的，反革命的這一政策

當季諾維埃夫份子被粉碎的時候，他們當衆作了懺悔的演說，痛改前非，承認自己的錯誤，黨才准許恢復他們的黨籍。

然而，季派於回到黨內來之後，並未中止他們敵對的，反黨的活動。他們只是改變了戰術；他們以鬼鬼祟祟的活動代替了公然反黨的行動，騎牆派地含糊地穩藏了自己脫離黨的見解，準備從背後去打擊黨。

黨於一九二七年，同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作了無情的鬥爭，同時在黨內發現了右傾機會主義，黨審查了當時布哈林提出的「致富」的口號。因爲這一口號允許資本主義在鄉村自由發展。黨同樣地審查了布哈林的得意門徒司臘科夫提出的「擴大新經濟政策」理論，這一理論其實是對富農讓步政策，是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退却。

## 鄉村集體化政策



黨的迫切任務是在短時期內建立這種強大的工業，就是可能供給鄉村以耕種、收穫機、和汽車的工業。工業化政策必須是有助於鄉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大規模的集體經濟，去代替二千五百萬小規模的個人農經濟。

一九二七年年底，鄉村的富裕顯著地增大了。農業機器的數量突破了戰前水平，土地制度改善了，田的耕種次數增加了，工藝作物（棉、麻等）的面積擴大了。工藝作物施用化學肥料也逐漸普遍起來。黨發展了國營農場的建設，在國營農場裏的耕作是集體的，農具是機器化的。從美國買來的耕種機（這在俄國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五年計劃的前夜，已經有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三具耕種機在耕地上馳騁着，工作着。

雖是如此，但鄉村中小規模的個人經濟還占着優勢。

只要鄉村的個人小私有經濟依然是一片汪洋，那麼，它還可能產生富翁榨取窮人的資本主義，因此不得不改造鄉村，使鄉村循大規模生產的道路前進。依靠社會

主義工業的成功，給與農業以生產能力的幫助也顯著地增大了。

然而，小規模的個人經濟不可能正確地有利地施用耕種機及其他複雜的機器。只有把農業推上大規模的集體耕種的路上，才能把勞動農民從貧困中解放出來，並保證鄉村的經濟和文化的繁榮。

斯大林解說道：「鄉村的出路，在於把小的零散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基於土地共同耕種的大規模的統一的經濟；在於過渡到基於新的高級技術的土地共同耕種」。

十五次黨大會關於鄉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辦法，草就了詳細的說明。這次大會後來稱爲有名的集體化大會。集體化的方針，同時就是指向鄉村資本主義成份實行堅決進攻。蘇維埃政府極力限制富農的利益和榨取：增加稅金，增加雇農工資，剝奪富農的借款權等。富農企圖以自己的反攻去回答加強對資本主義成份進攻的這一集體化政策，牠們在一九二八年發動了『穀物罷工』，企圖用反動的行爲來威脅布爾塞

維克，迫使黨放棄反富農政策，集體化政策，並誘引中農到自己方面來，以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

布黨和蘇維埃政府給了兇惡的穀物罷工者以致命的打擊。富農階級的反抗會被鎮壓下去。政府的這一非常手段，不單粉飾了富農的陰謀詭計，而且更把貧農中農羣衆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

工業化的成功，鄉村機器設備的增加，鄉村合作社的發達，國營農場的建立，所有這些使貧農和中農急驟地跑到集體化方面，着手集體農場的建設。這一種轉向，於十五次大會後經過一年乃至一年半時光實行了。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同志囑它爲「偉大的轉機年」。農民羣衆紛紛加入了集體農場。

### 同右傾機會主義鬥爭

全部國民經濟的改造，在極劇烈的階級鬥爭狀況下經過了，垂死的資本主義

成份表明了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絕望掙扎和頑強反抗。富農縱火焚燒集體農場，暗殺蘇維埃的工作者，搗毀國家機關，以這些野蠻的舉動，來洩其對蘇維埃制度的憎恨。陰謀份子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暗躍着。階級敵人的這一反抗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黨的政策上反映出來。

如果說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是工業化的「飛」速度的擁護者，那末右傾機會主義者便是「龜步」速度的要求者，而實質上同托洛斯基一樣都反對真正的工業化。右傾機會主義的領袖便是布哈林，留可夫和湯姆斯基。

右傾機會主義在其見解中，表現了富農對資本主義實行進攻的政策反抗。右傾機會主義被國家工業化和鄉村集體化的困難嚇倒了，沒有魄力去克服一切困難。

右傾機會主義要求首先應發展生產消費品的工業，主張實行輕工業的工業化。而這一提案，就是加強蘇聯經濟向資本主義的依靠，因此，一切機器，化學肥料，

耕種機、飛機等，蘇聯便不得仰給於資本主義國家。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是敵人的俘虜。

黨提出加強對資本主義成份進攻的政策，右傾機會主義却要求放棄對富農進攻，提倡階級和平，主張要富農「也加入社會主義建設」。黨提出強有力的國營農場的建設政策，右傾機會主義却出場反對這一政策。黨堅持集體農場中統一的農民經濟的路線，右傾機會主義却反對集體農場的建設，他們實際上想把黨和國家推上發展富農榨取的道路。黨為發展大規模的共同經濟而鬥爭，右傾機會主義却為發展大規模的富農經濟而努力，黨為鄉村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鬥爭，右傾機會主義却為鄉村中資本主義成份的自由發展而努力。

右傾機會主義企圖在黨內形成小派別。右派無恥地攻擊着黨的路線，中央委員會的路線及斯大林同志的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的領袖製成一份計劃書，在這計劃書內他們模彷彿托洛斯基對黨的誹謗和中傷。同托洛斯基一樣，他們企圖分化黨，破壞

黨的紀律……。在富農階級和一切資本主義成份對社會主義殘酷反抗的情形下，右傾機會主義在我黨內部響應外來敵人反抗。他以富農利益直接擁護者的資格出了場。

黨無情地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富農的忠僕。然而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並未放鬆同左派托洛斯基殘餘的鬥爭。一九三〇年，布黨給左派的反中農行動以堅決的打擊，便是很好的例子。斯大林同志猛烈地反對這些犯有「左傾幼稚病」的糊塗虫，並向大家警告：要留心，他們的官僚傾向，乃是「企圖在黨內復活托洛斯基的傳統，復活托洛斯基對中農的態度」。

黨很快地糾正了在集團化時所犯的錯誤，很快地克服了某些同志對黨政策的歪曲，動搖和懷疑。黨不屈不撓地向着鄉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前進。

## 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

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以莫大的熱情支持着黨的政策。工人階級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去回答機會主義對於工業化快速度無法實現的可憐嘲笑，並且工人階級把這一口號光輝地實行了。黨在改造時期初步成功的基礎上，展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各路戰線的總進攻。

一九三〇年六月召集的十六次大會，黨宣布這一社會主義的總進攻。舉行這一次大會時，黨在工業和農業部門中已獲得了大的勝利，很快地向着國家工業化的目標邁進。斯太林在十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說道：「工業社會化部分的總生產量，三年後，比五年計劃實行前已增加二倍多（206.2%）」。工業方面的私有資本幾乎全部驅逐出去，大工業如雨後春筍般地生長着，發展着。

在農業方面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農業生產物的主要產地是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在鄉村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展開了全部肅清富農的鬥爭。如果從前（偉大轉機以前），蘇維埃政府在鄉村中的唯一支柱爲貧農，那末一九三〇年開始，唯一的

支柱是鄉村中組成大多數的集體農民了。

由於城市和鄉村這些成就的結果，迅速地改善了羣衆的物質生活；提高了羣衆的文化水平。工人的工資一年年地增加着。國家完全消滅了失業，工廠和製造廠漸漸地採用七小時工作制。在集體農場上農民的收入迅速地增加着。政府源源地向以借款，機器，種子去幫助集體農場。在工廠和製造廠裏，在鑛山內，在鐵道上，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中，到處發明集體努力的社會主義競賽，到處進行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而奮鬥。到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爲止，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被解決了。

然而，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偉大建設方案，是經過許許多多的波折，碰到無數次的階級敵人的激烈反抗，好容易才完成的。雖然如此，同歐洲帝國主義有聯絡的陰謀組織却依然在工業中和集體農場上活躍着。這些組織的主要任務是破壞五年計劃的完成：他們破壞了工業，國營農場，集體農場，爆炸了發電所，焚燒成熟的稻



田，用盜賊的方法毒死和暗殺耕牛。除此以外，陰謀組織還從事間諜工作。

蘇維埃政府破獲了和肅清了所有這些反革命的陰謀組織。然而階級敵人並不甘休，還繼續表明對社會主義建設作絕望的掙扎，同時他們受各種機會主義的支持。黨沒有一分鐘忽視布爾塞維克的警惕精神，和同機會主義的鬥爭。

一九三〇年年底，黨檢舉了機會主義組織，它要着騎牆派的戲法來反對黨，口頭上承認總路線，事實上鬼鬼祟祟地樹立秘密組織，以反對黨。這一騎牆派組織就是「左右同盟」，以修爾錯夫和羅明那爲其首領。黨不單粉碎了這一反黨集團，而且更動員羣衆的革命積極性，去同階級敵人及其代理人作鬥爭。

工人羣衆和集體農民抱了莫大的決心，爲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實現而奮鬥了。在這幾年間，黨建設了許多巨大的工業建築——瑪軋尼托羅斯克、特聶珀羅軋司、苦孛次克以及幾千別的大工廠，大製造廠，發電所，鐵道等。舊的工廠根本上加以改造，城市和鄉村的面目煥然一新。蘇聯從技術上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工業上經濟

上帶有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的獨立國。失業乞丐在城市和鄉村完全消滅。榨取階級的根蒂被剷除了。勞動羣衆的最壞敵人——富農被肅清了。新經濟政策實行時，列寧提出的「誰戰勝誰」的歷史問題於此總算解決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黨已有可能提出新的，包羅萬象的，更大規模的五年計劃——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

### 爲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

一九三四年一月，黨召集第十七次大會。到這時爲止，蘇聯已向着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突飛猛進。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建立起來了，而這些新的工業，從前在俄國是不曾有過的。工業的突飛猛進，竟至於改變了國家的經濟面貌：她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了。私人資本幾乎完全自工業和商業方面驅逐出去。富農在鄉村中被粉碎了。集體農民成爲鄉村的統治力量。而在全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爲

統治力量。

十七次大會上，這樣的任務擺在黨和國家的面前：就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成份和榨取階級，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堅決地提高羣衆的生活水平，提高二倍乃至三倍的需要水平；完成全部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帶來了社會主義的光輝勝利。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建設，澈底粉碎了托洛斯基理論——否定一國內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雖然蘇聯的榨取階級打倒了，然而這些階級的殘餘還保存着，敵人眼着自己的日暮途窮，於是使用極端的鬥爭手段，採用最無恥的武器，來攻擊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求一己的苟延殘喘。

例如近幾年來，季諾維埃夫的反革命組織明顯地表明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國內外的階級敵人勾結起來，瘋狂地破壞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季諾維埃夫份子自回

到黨內以後，並沒有覺悟自己過去的錯誤和犯法，依然是「口是心非」，「湯養陰違」。一九三二年，季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同留欽——斯臘可夫反革命集團聯合起來，這一集團是各種叛徒的統一體。

季諾維埃夫雖然宣誓對黨表示忠實，同時却未停止秘密的，口是心非的，和反革命的工作。季諾維埃夫份子輕蔑地排斥羣衆，在孤獨的腐敗的環境下墮落爲可憐的苟延殘喘的集團，對革命盲目的憎惡，同白軍反革命毫無區別。季諾維埃夫建立了秘密的反革命組織，這一組織爲了達到其目的，用極殘忍的和最下賤的方法來同蘇維埃政府鬥爭。替外國帝國主義者當間諜，暗殺黨的領袖，工人階級的首腦，蘇維埃國家的領導者——季諾維埃夫竟達到不惜用任何野蠻的下流的鬥爭方法的地步。

在列寧格勒，前季諾維埃夫反幹部派殘黨，造成了反黨和反對工人階級的萬惡罪行；即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暗殺了列寧格勒無產階級的可愛領袖，熱情的布爾塞

維克——我們的基羅夫同志。

勞動羣衆中間，對於這些野蠻殘忍的季諾維埃夫匪徒，沸騰着憤激和怒氣的波



天才的布爾塞維克戰士，蘇聯的重要領袖——基洛夫(1888——1934)

浪。蘇維埃政府無情地替暗殺死的基羅夫同志報仇了，並且澈底粉碎了反革命的季諾維埃夫匪徒。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更緊密地團結在黨及其領袖斯太林的周圍，並以密集的隊伍向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道

路邁進，以回答反革命者的賣國罪行。

黨，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肅清本隊伍內的機會主義者，騎牆派，惡劣份子。

提高共產主義者的布爾塞維克積極性和警惕性，啓發羣衆的革命創造性和積極性，在斯太斯同志的領導下，不屈不撓地勝利地向着偉大的目的前進！向着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目的前進！

## 八、根絕托——季派殘餘和斯大林

### 憲法的實行

#### 粉碎『聯合總部』和『平行總部』

當基羅夫被刺的時候，兇手當場拿獲，從兇手的口供中供出，基羅夫的被刺是有計畫的，有組織的。它們的組織便是所謂托洛斯基——季諾維埃夫聯合總部，它們預備暗殺的，不單是列寧格勒主席基羅夫，連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等重要人物，都在暗殺之列。它們以陰謀暗害，軍事破壞，恐怖暗殺的無恥手段，來進行反蘇聯的鬥爭。這次審案破獲了托——季聯合總部，並拘捕了它們的領袖季。

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等。從這次審案中，揭露了托洛斯基主義者已變成工農大眾的老仇敵，國際反革命最惡毒的先鋒。

季加二氏於列寧在世時，便進行反對國家和反對黨的鬥爭。他們常列寧在世時，反對列寧，而在列寧逝世以後，就反對列寧的英明學生，列寧遺教的忠實奉行者，列寧事業的繼承者——斯大林。

現在則不擇任何手段，竟採用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最嫌忌的手段——陰謀暗殺，來謀害蘇聯人民所愛戴的領袖，反對蒸蒸日上之社會主義建設。不單如此，竟同德國暗探局和法西斯實行勾結，替反動的法西斯強盜當進攻蘇聯的走狗。托季聯合總部的罪行，每個人看到莫不毛髮聳然和咬牙切齒。沒有人不說這真是極端的道德腐化！這真是死有餘辜的罪惡！

在審判季諾維埃夫，加美納夫等的前夜，在審判這般犯反蘇聯罪的賣國賊的前夜，拉狄克曾寫道：「托——季法西斯匪徒及其匪首托洛斯基，從審判該案件的法



庭上，傳出爛屍的臭氣』：並大聲疾呼道：「消滅這種毒物罷！應當消滅的這種毒物，並不是什麼因貪求功名而犯了滔天大罪的人物，而是法西斯主義的走狗，這些毒物竟不惜幫助大戰的爆發，便利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以便從法西斯主義手上至少能得到一點政權的影子」。『無產階級法庭將給這夥死有餘辜，罪不容誅的血腥手腕以應有的判決。這班人既舉起武器來暗害無產階級所愛戴的領袖，就應以自己的頭顱來贖自己的滔天大罪。這匪夥及其醜態勾當的主要組織者托洛斯基，已被歷史釘在羞恥柱上了。他是逃不了國際無產階級的裁判的』。大家看，拉狄克寫得多麼真實呀，多麼動人呀！其實這是拉狄克的裝腔作勢，設法掃除自己的痕跡。原來拉狄克是同聯合總部相勾結的。

偉大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法律，無情地判決了叛徒季諾維埃夫，加美納夫的死刑。季氏於臨刑時曾號啕大哭，狡滑地要求赦免。然而它們的滔天大罪已無可挽回的了。於季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處死後六個月，便破獲了皮達可夫，拉狄克等的「

### 平行總部」案件。

「平行總部」是同「聯合總部」並行的，萬一於聯合總部破獲後，以代替聯合總部。平行總部完全執行托洛斯基的指令的，同德日外國偵探機關建立聯繫。專門從事暗殺，偵探，軍事破壞。所以皮達可夫之流已不是什麼政治派別，不是一個什麼政黨，而是一夥盜匪，偵探，刺客，軍事破壞者。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懼怕民衆，不敢把自己的綱領在民衆面前宣布出來。在民衆面前掩藏自己的鬼臉，掩藏自己的獠牙。

當審判聯合總部案件時，季諾維埃夫和加美納夫曾極力否認有什麼綱領，實際上他們是有綱領的，這個綱領於平行總部破獲後，完全大白於天下。他們的綱領大致如下：

第一，取消集體農場，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

第二，同德帝國主義日帝國主義聯合，共同進攻蘇聯。

第三，加速掀起蘇聯同各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促成蘇聯在戰爭中失敗。

第四，如果反蘇聯戰爭勝利，則將烏克蘭讓給德國，將遠東濱海省及黑龍江帶讓給日本。

他們想恢復舊制度，消滅工農的一切勝利品，消滅蘇維埃制度。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沒有商人，工廠主，沒有貧窮，失業的制度，就是以工農大多數為主人翁的制度，在這一制度中，所剩下的只有工人階級，農民，智識份子。大家都是為共同的需要而生產，而努力。然而，托洛斯基份子看到社會主義在蘇聯的迅速勝利，便採取傷心病狂的下賤手段，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從他們所犯的罪行的事實上，從他們的綱領上，已明白地證明了托洛斯基及其門徒已變成人格掃地的外國走狗，和變成道德墮落的社會主會叛徒了。不，已變成黑夜行劫的匪徒了！

蘇聯政府無情地判決了皮達可夫等人犯的死刑，以斬草除根的方法來驅逐，消滅工農大眾的最壞敵人。同時準備實行斯大林新憲法，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變

成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 斯大林憲法的實行

到一九三六年爲止，蘇聯的情形有了很大的變化和進展。新經濟政策在現在是最後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的末了時期，是資本主義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完全被消滅的時期了。

蘇聯的工業現在所依靠的，是新的，富足的，現代技術和猛烈發展的重工業，尤其是更加發展的機器製造業。資本主義已經從蘇聯工業範圍中完全驅逐出去了。

蘇聯的農業已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機械化的，用新式技術設備的生產。個人小農經濟在農業中的比率，至多不過百分之二三而已。在廣漠的田野間，已有四十多萬架耕種機和收穫機工作着。

至於講到蘇聯的商品流通，全部商品流通，現在完全握在國家，合作社和集體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蘇聯生活中的所有這些變化，反映在新憲法草案中的有下面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蘇聯在大體上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換言之，牠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和初步階段。蘇聯新憲法草案乃是已經走過的道路的一個總結，已經達到的勝利的一個總結。因此，事實上新憲法是已經達到和已經獲得的東西的記載和立法的鞏固。

第二個特點：就是蘇聯新憲法同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不同，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在蘇聯業已消滅的事實出發的。新憲法的主要基礎；是已經實行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是剝削和剝削階級的消滅；是大多數人貧困和少數人揮霍的現象的消滅；失業現象的肅清。新憲法就是把這些基礎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

第三個特點：蘇聯社會上已經沒有對立的階層，社會僅由兩個互相友善的階層——工人和農民所組成；掌握政權的正是這些勞動階級；憲法的所以需要，是爲了鞏固便利於勞動羣衆的社會秩序。

第四個特點：資產階級憲法對於各民族和各種族之間是不平等的。而蘇聯新憲法草案恰恰相反，它是富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它是以一切民族和一切種族完全平等爲出發的。不管它們過去和現在的狀況如何，不管它們是強是弱，都應當在一切經濟，社會，國家，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

第五個特點：就是它的一貫而激底的民主主義。蘇聯新憲法草案不承認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那樣，在男和女，久居和暫居，有財產和沒有財產，受過教育未和受過教育等中間，有權利上的差別。決定每個公民在社會上的地位的，並不是財產狀況，也不是民族出身，更不是性別以及職位的高低，而是公民的個人能力和個力勞動。

第六個特點：就是資產階級的憲法，通常只限於公民形式上的權利的規定，而不注意實行這些權利的條件，實行這些權利的可能性，實行這些權利的手段。它們也在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然而它們忘記，如果勞動羣衆手中沒有適



當的會場，良好的印刷所，充份的紙張等，那末這些權利，對於勞動羣衆仍是一套空語。蘇聯新憲法草案，在於不單規定了公民的形式上的權利，而且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面，所以蘇聯新憲法草案的民主主義，並不是通常的，公認的一般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

蘇聯新憲法草案的基本特點，大致如上。

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攻擊新憲法草案，認爲是蘇聯「向右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崇拜者，得意洋洋地說：「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已經向右轉，民主主義勝利了，這是事實」。這些說大話的資產階級空談家，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勞工專政，他們把勞工專政基礎的擴大以及專政的變成更靈活更強大的國家領導社會的體系，解釋成爲不是勞工專政的加強，而是這種專政的削弱。這是海外奇談！因爲經過共產黨十九年來的專政和努力，被壓迫階級和被榨取階級根本消滅了，勞動羣衆的基礎和力量加強了。所以它不再停留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

段——無產階級專政，而可以走上共產主義的更高階段。所以這不是說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加強，發展和擴大。

另一種批評家，他們責備蘇聯憲法草案，說它絲毫沒有改變蘇聯的現狀，說它沒有放棄勞工專政，沒有容許各種政黨的自由，仍保存着今日共產黨在蘇聯的領導地位，依然有效。同時這一類批評家認為蘇聯各種政黨沒有自由，乃是違反民主主義基礎的一個標誌。

不可否認的，新憲法草案的確仍保留着勞工專政的制度，同樣也保全着蘇聯共產黨目前的領導地位，而毫無變更。然而這並不是蘇聯憲法草案的缺點，却正是蘇聯憲法草案的優點。

至於說到各種政黨的自由，那末，蘇聯對這個問題的觀點，略有不同。斯大林說：「政黨是社會階層的一部分，是社會階層的先鋒隊。只有在有着對抗階層，其利益互相敵對，彼此不能調和的社會裏面，換句話說，只有在有資本家和工人，有

地主和農民，有富農和貧農等等社會裏面，才能談到數個政黨和政黨的自由的存。在蘇聯，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等這一類階層，早已沒有了。現在蘇聯只有兩個階層，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層的利益，不單不彼此敵對，而且恰恰相反，是互相隔洽的。因此，在蘇聯並沒有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因此，也沒有這些政黨自由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代表工農羣衆利益的共產黨，才能存在。

人們都說民主，可是什麼是民主呢？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有彼此對抗的階層，那裏的民主，歸根到底，乃是對於有勢力的人的民主，乃是對於有財產的少數人的民主。在蘇聯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對於勞動者的民主，亦即對於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見，違反民主主義原則的，並不是蘇聯新憲法，而是資產階級的憲法。因此，蘇聯憲法乃是世界上唯一澈底的民主的憲法。

這個簡單而扼要的新憲法其意義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證明資本主義國家裏千百萬高尚的人們，曾經幻想並且正在幻想的理想，已在蘇聯實現了。

第二：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證明了，社會主義不單可能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實現，而具能在技術落後的農業國家（例如俄國）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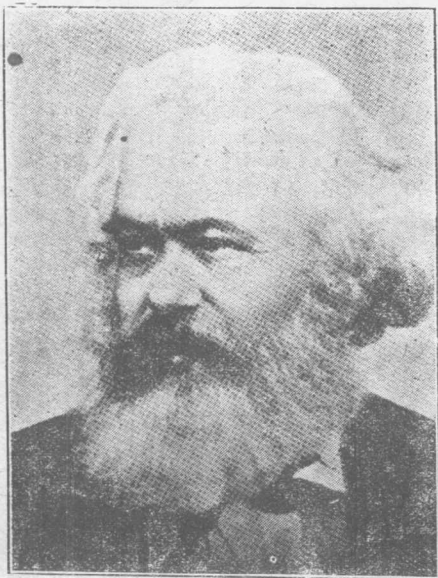
第三：如果蘇聯新憲法，對於資本主義各國人民是一種行動的綱領，那末，對於蘇聯各族人民就是他們奮鬥的總結，他們爲人類解放而奮鬥的戰線上勝利的總結。蘇聯民衆所流的許多血，原來並沒有白流，而是給了應有的結果的新憲法就是先烈的血肉和後人努力的結晶。

第四：全世界法西斯主義正在以瘋狂的姿態向着民主主義和文兩勢力進攻，野蠻地剝奪人民大眾的最低自由權利。企圖將現社會變成野蠻的黑暗的中世紀社會。蘇聯的新憲法，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公訴書，它說明了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是不可戰勝的。蘇聯新憲法對於那正些在進行反法西斯反侵略鬥爭的人們，便是一

種精神上的鼓勵，一種實際上的幫助。

俄國革命怎樣勝利的

# 九、革命領袖傳



馬克思和

恩格爾斯

像

「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

名字，可以同近代社會主義

的元祖的名字並列」——馬

恩的學生列寧說。

卡爾·馬克思於一八一

八年五月五日生於德國，一個不大的特里爾城中，而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在

## 英國倫敦逝世。

馬克思於中學畢業後，便入大學研究法律，然而特別感覺興趣的，乃是歷史和地理。於一八四一年大學畢業，他正是二十三歲，打算移居到朋那城的某大學去當講師。那時德國猖獗着政治反動，政府壓迫一切自由思想的抬頭，而馬克思並不畏縮，他站在同暴虐政府相敵對的地位，從事革命活動，迫不得已曾放棄了讀書生涯，去作更神聖的工作。

一八四二年，馬克思搬到開林城，任『萊茵新聞』主筆之職。由於馬克思的一篇論文，含有激烈的革命內容，政府便壓迫這一新聞，遂於一八四三年完全被封閉了。即於此年，馬克思同幼年時代的好友真妮結了婚（同她是剛入大學時訂的婚）。真妮是馬克思真誠的朋友，並且幫助馬克思至三十八年之久（真妮於一八八一年逝世），大胆地同偉大的丈夫一起，受盡一切生活上的磨難和厄運。

馬克思遠在青年時代，便參加積極的政治生活，四十多年來，他受盡資產階級

政府的殘酷壓迫。

當「萊茵新聞」被政府封閉的時候，馬克思便於一八四三年冬季轉到巴黎，開始出版革命雜誌「德法年鑑」，該雜誌出版之後，不得不困難地秘密地從巴黎運送到德國去。廿五歲的馬克思在這一雜誌中，已經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資格，出場替勞動羣衆，替無產階級訴苦。

於一八四四年冬季，馬克思在巴黎認識了恩格爾斯，他自認識馬氏之後，成爲馬克思的最親近的戰友，及其親密的至交。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依照法國政府命令，以危險革命家的藉口，被驅逐出巴黎。馬克思便去往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在那裏同恩格爾斯一起組織了「共產主義同盟」。當一八四八年二月在巴黎革命展開的時候，馬克思曾遭拘捕，因此而被驅逐出比利時。馬克思重新回到了巴黎，而於德國爆發了革命時，離開巴黎，而回到開林，在那裏他成爲「新萊茵新聞」的主筆。新聞在馬克思領導之下堅持了革命要求因此，一八四九年，馬克思被



反動政府交付法庭，而不久被驅逐出德國。他重新赴巴黎，但於參加大示威之後，又被驅逐出境。馬克思啓程赴倫敦，在那裏直居住到逝世爲止。

馬克思的生活及其家庭在流浪中受盡貧困和苦難。他的學術工作和革命工作，使他的生活頗感困難，終日不得一飽。馬克思的妻子真妮，在一封信中這樣敘述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情形：『爲了要自活，爲了要完成自己的經濟學，卡爾日以繼夜地勞作着』。馬克思因爲不能保障一家最低的生活條件，竟斷送了自己四個小孩。他不得不賣掉自身的眠床，以購買死去的兒女的棺材！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關於家庭的狀況寫給恩格爾斯道：

「今天在極度的興奮中接到了你的信。

我的有病的妻，有病的兒，據倫很說有點類似神經熱，但我不能請醫生，沒有錢買藥。在八號和十號內，我的家庭也許可有一點麵包或馬鈴薯，而今天說來奇怪，我還不能達到此目的呢」。

在這些時期以及在整個以後十年間，馬克思沒一分鐘減低了同反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放鬆了革命組織的活動。

困難的生活條件，不生不死的物質生活，完全蠶食了馬克思的健康，促成他過早死去。他在世時，資產階級用盡一切方法來壓迫馬克思，造謠中傷播弄是非，禁止他的作品出版。而馬克思逝世後，資產階級同機會主義者一起，企圖偽造他的學說，抽去他的革命內容，使他的學說庸俗化。

然而儘管如此，馬克思的聲名却比他在世時更博得了全世界的知曉。第一國際在某次大會上，規定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為工人階級的優秀著作。馬克思的學說被全世界千百萬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當作寶典。

列寧說：「馬克思學說是萬能的；因此它是可信的。它豐富地整然地給人們以正確的世界觀，這一學說向人們指出：必須同任何的反動，同任何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擁護者作鬥爭」。

馬克思建立了經濟學說，他在自己天才的「資本論」著作中發展了它。恩格爾斯寫着：「自地球上有了資本家和工人以來，還沒有出現一本書有像資本論那樣對工人有價值的」。馬克思在經濟學說中，首先在歷史中用天才的精明眼光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法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和必然沒落的條件。馬克思揭穿了資本主義榨取的真面目。他暴露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深刻的衝突。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情形下，在資產階級一方面，舉行無數財富的積蓄，而在無產階級方面，則不可避免的走向日益增加的貧窮化。他證明：以無計劃，無政府狀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地要發生經濟恐慌。

馬克思指出：被榨取羣衆重重地受經濟恐慌的損失，他們的憤怒勢必增加，他們的隊伍和覺悟日益擴大，彼此必然地要去結果資本主義世界的垂死命運。馬克思指出消滅資本主義，是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

馬克思認為：人類的全部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這一階級鬥爭可以達到革命

的高度發展，同時階級鬥爭乃是社會自分成階級以來全人類的推動力。

馬克思的基本的主要的學說，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於階級的，關於階級鬥爭的各種學問和政策，馬克思可算是第一人。馬克思的歷史任務，在於他科學地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必然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並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達到消滅階級和階級社會的目的，而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馬克思自己強調：他的功勞在於發見作爲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樑的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緊密地同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聯繫着，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統治的推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只有用斷然的手段，即只有用武裝暴動，國內戰爭，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才有可能。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獲得了勝利，必須粉碎和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而以自己的無產階級機關去代替它。

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

渡時期，就是自己專政的時期，無產階級必須利用國家權力，以壓制榨取階級的反抗，以剷除和消滅整個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以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天才地豫知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受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必須是依照這條道路，才能使他從負債和貧困中解放出來。馬克思解說道；無產階級「必須依靠政府（無產階級政府）採取立即改善農民生活的方策，並因此而把他吸收到革命方面來」。這種措置有利於「從土地的私有財產推移到集體財產，有利於使農民本身進入這一集體經營的道路」。

馬克思說道：不可以有甲民族壓迫其他民族的權利。他認為要這樣，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馬克思無情地同一切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排外的愛國主義作鬥爭，反對了在工人階級隊伍內對其他被壓迫人民的敵意和憎惡，他教導勞動羣衆，無產階級是國際主義者。

在馬克思以前，工人階級是不會有自己的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馬克思把畢生

的光陰爲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就是建立領導同榨取社會作革命鬥爭的政黨而奮鬥過去。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組織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同盟」，並且同恩格爾斯共同寫了第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宣言——「共產主義宣言」。

「共產主義宣言」到現時，即經過寫了後許多年，還保存着它的意義。

馬克思曾爲第一共產國際的組織者和首領，列寧說，「第一國際奠定了工人階級國際組織的基礎，以備他們向資本主義實行革命進攻」。恩格爾斯在自己的演說中敘述馬克思：「馬克思是首屈一指的革命家，採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參加資本主義社會及榨取階級建立起來的行政機關的破壞，獻身於近代無產階級解放的事業，要無產階級解放，首先要爲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要求而鬥爭，建立他們解放的條件，——這些正是他的生活工作的實際」。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積極地參加了發生於法國德國奧國的反對地主制度的革

命。在一八七一年，出場擁護巴黎公社，用指示給巴黎公社代表會議以幫助。馬克思證明：巴黎公社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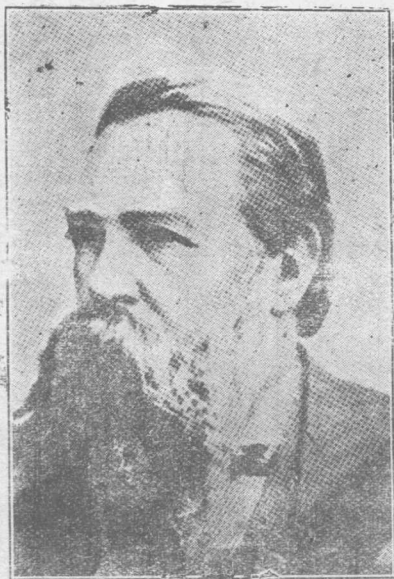
馬克思堅強地不妥協地站在兩條戰線上，同一切的機會主義者作了鬥爭，同企圖阻撓工人階級完成其歷史使命的機會主義者作了鬥爭，那些機會主義者反對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反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馬克思的功勞，在工人階級面前是不可磨滅的，恩格爾斯寫道：「我們真要謝謝他，他的豐富的理論和實際的活動，像指路的一盞燈火，照耀了我們前進的路，要是沒有他，現在我們還在黑暗中徘徊哩！」

在那馬克思所作的天才的超人的著作中，他的唯一助手，便是他的偉大友人恩格爾斯。

恩格爾斯是馬克思出世後兩年，在一八二〇年生於巴爾敏地方（德國）。當中等教育未結束時，恩格爾斯便沉溺於哲學的研究。一八四二年移住到孟却斯德（英

國地名)，恩格爾斯得有機會研究紡織業工人生活的情形。他對政治經濟感覺興趣，並且很快地出場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他在馬克思寫文章的那個雜誌上發



恩 格 爾 斯 像

表了自己的論文，他倆關於社會發展的趨向和關於階級鬥爭的法則得到了同一的結論。

他們自有了這一革命認識的共同點之後，便成爲莫逆之交，成爲爲社會主義而

奮爭的革命的，同志的和不屈不撓的戰士。馬克思的著作同恩格爾斯的著作密切地蒐集在一起。恩格爾斯的最名貴的作品乃是「反杜林」，「自然辯證法」，「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等。



「恩格爾斯曾是其友馬克思之後，——列寧於恩氏逝世年寫了——在一切文明國家內的近代無產階級的最非凡的學者和最卓越的導師」。關於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共同鬥爭及親密的友誼，列寧如下寫道：「自馬恩二氏相識以來，和衷共濟的生活努力完成了他們的共同事業……古代傳說雖然有許多感動的友誼的例子，但歐洲無產階級可以說，這兩位創造無產階級科學的導師和戰士，他倆間的關係，實超過一切古代人類友誼的最感動的故事」。

馬克思於一八八三年「資本論」第二冊和第二冊尚未完成，便與世長逝了。這件工作便由他的好友和唯一戰友恩格爾斯擔負起來，恩格爾斯把這件難巨工作完成了。馬克思和恩格爾斯的許多作品都是他們的集體勞作。恩格爾斯會化了很大的心血用在完成第二三冊「資本論」的工作上面。

恩格爾斯於馬克思永眠之後，在許多著作中宣傳了馬克思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見解，不倦地在馬克思的文獻繼承上面工作着，後來以大的精力從事第一國際的

改造，第一國際在一八七二年開始崩潰，而於一八七六年事實上已經不存在。這個時候工人運動開始迅速的普遍的發展，要求建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組織。

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召集大會，這次大會成爲第二國際的基礎。大會建立了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新中央。恩格爾斯曾是全世界工人組織的思想指導者。世界無產階級把一切困難問題訴諸恩格爾斯，求恩格爾斯的協助，他也不時地給他們以指示和指令。他完全了解各國的特殊情形和具體環境，能正確地幫助各國。恩格爾斯指導第二國際時刻的光輝紀念碑，乃是無產階級五一紀念日，他佈置國際無產階級一致爲八小時工作制而鬥爭，同戰爭威脅作鬥爭，爲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束縛下解放出來而鬥爭。

恩格爾斯於一八九五年不幸逝世了，但他已經活了七十五個年頭。恩格爾斯的生活和工作，如我們所看到，同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是無法分開的。他們一塊兒建立了共產主義的科學，他們一塊兒爲共產主義而奮鬥。他們幾十年來高舉起共產主

義的旗幟。雖然這面旗子被若干國際改良主義和國際機會主義的污物所弄髒了，然而它仍然高高地在地球上飄揚，它仍然是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旗幟。

## 列 寧

馬克思逝世後經過十年，在俄國工人運動的初步組織內，出現了馬克思的信徒，追隨者，年青的夫拉基米爾·伊里基（列寧）。這位年青的領袖（一八七〇年生）已經在一八九四年，便出版了有名的書籍『何謂人民之友』，非法地在印刷所印刷，並散佈到羣衆中間去。列寧在這本書中的觀點，在以後三十年的他的生活中具有極重要的政治意義和理論意義，並獲得了全世界歷史的公認。

列寧在這本書的末尾寫道：當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通曉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通曉俄國工人的歷史使命的思想的時候，當這些思想廣泛地傳佈，而在工人中間把現今工人的分散的經濟鬥爭，改變為自覺的階級鬥爭而建立起來強固組織的時

候，那時俄國工人，站在一切民主主義分子的先頭，推翻專制政體，把俄國無產階級（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肩並肩的）依據公然的政治鬥爭的筆直的道路，向着勝利的×產主義革命前進」。

列寧在上面不多的片斷中，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最根本的問題，並以天才的先知，指示了工人解放的整個道路。列寧寫完本人的小冊子「何謂人民之友」，那時，正是在工人階級方面還不會有任何黨的時候，正是工人小組組織七零八碎地存在的時候，正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革命知識份子——人民派的思想「雷厲風行」的時候。這本小冊子的出版便具有很大的作用。

列寧在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於新西比利亞的某城中（現改名爲烏梁諾夫斯克），本姓烏里亞諾夫。他的父親叫作伊里基、尼古拉埃維切、烏里亞諾夫，曾經在高爾基城地方當過多年的小學校長。列寧的母親叫作瑪里亞、亞歷山大，是一位醫生的女兒，她的做人很是善良而仁慈，列寧得她母親的教益不少。

正是列寧九歲的時候，他便在新西比利亞的中學讀書了。那時他的長兄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在那裏已經修了業。一八八七年五月，列寧剛剛中學畢了業，他的長兄那時已是彼得堡（現改名爲列寧格勒）的大學生，不幸因暗殺沙皇亞歷山大第三而被捕，被沙皇的劊子手警察絞死。這一下給與列寧的刺激很大，但對於他哥哥的英雄主義的恐怖幹法，他是不同意的。

列寧十七歲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了中學，而到南方去入喀噪大學（一八八七年）。在列寧入大學的第一年，就因爲參加非法的集會被逮捕了，而被驅逐到一個距喀噪四十餘公里的科苦斯金鄉村。當時他力圖重回喀噪大學，並未成功，列寧決定想到國外去求學。然而沙皇警察不准他啓程。到一八八八年冬季，他被准許回到喀噪來，但不許他在大學繼續求學。

列寧在這裏認識了馬克思主義者，並且同他們親密地往來，開始熱心地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小團體內的成員，蒙受着沙皇政府的壓迫，拘捕，充

軍。這些革命家的後面曾有不斷的釘梢者。列寧也是被使衣警察釘梢（尾跟）的一個。

在一八八九年，列寧同雙親一起移居到沙木拉，在那裏他開始了深刻地研究馬克思的學說，同時嚴肅地注意農民的問題和工人的生活。一八九一年列寧考中了彼得堡大學。這時候，列寧已經變成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並在沙木拉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團體，在那裏他是一個異常有學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具有堅決的信心和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觀念，變成了出色的首領和領導者。

一八九三年，列寧來到了彼得堡，在那裏開始着手建立黨的組織。不久，一個彼得堡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被他建立起來了。

列寧在彼得堡以最大的精力，致力於工人中間的工作，致力於知識份子中間馬克思革命思想的宣傳。列寧在自己革命生活的這一時期，替工人寫了許多小冊子和宣傳品：「論罰金」，「論罷工」……。列寧所建立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

同盟」，曾是後來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萌芽。

一八九三年——一八九五年，當列寧在彼得堡工作的時候，企圖把個別的小團體，把在俄國各地分散活動着的小團體統一起來。他企圖統一工人階級的整個先進力量，要是這些先進力量不把他們加以組織，他們是無所施其力量的。首先他希望同日內瓦的馬克思主義者組織（蒲列哈諾夫為首領的「勞動解放」團體）發生聯絡。

列寧於長時間的奔走之後，終於獲得了警察的允許，啓程到國外去。一八九五年五月，他抵達了瑞士。在那裏他所認識的，不單是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而且認識了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認識了最出色的法國社會主義者，馬克思的女婿——拉發格氏。

一八九五年九月，列寧回到了俄國，同時非法地帶了許多的文書回來。他從彼得堡轉到維立諾，莫斯科等地，在那裏同工人小團體發生聯絡，並進行建立統一黨

的準備工作。除了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之外，他做了文化工作，寫了黨綱的論文（在秘密刊物「工人事業」上），小冊子和宣傳品。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列寧被捕了，被監禁在一間單獨的暗室內。一年後列寧轉解到正式監獄裏去。但在這裏繼續地用暗語寫小冊子，並送到外面去。他在監獄裏開始寫自己的名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本名著在後來充軍時期完成了。他以夫拉基米爾、伊里基的筆名出版了它。

一八九七年二月十日，列寧被充軍到北西比利亞一個很僻靜的村莊去。列寧在充軍時期，做了很多工作，讀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東西，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小冊子，寫成將來黨的綱領計劃，以準備自己的同志去爲黨而鬥爭，去作反對專制政體和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

一九〇〇自春季，列寧終了充軍的期限，他立即離開了蘇審斯克（充軍地），重新在烏發、莫斯科等地的黨組織內工作，同時準備到國外去辦全俄社會民主黨的



「火花報」。在彼得堡列寧以行蹤可疑而重新被捕了，但很快地便釋放。他就啓程赴國外辦「火花報」。列寧在國外繼續做着革命工作，並且站在當時俄國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頭。

列寧不屈不撓地集合了一切革命力量，同機會主義者和一切革命工人運動的敵人戰鬥着。列寧同孟塞維克（少數派）分家之後，成爲革命羣衆所公認的領袖和指導者。於一九〇三年形成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列寧主義），表明了準備同俄國和國際的機會主義作鬥爭，同一九〇五年革命事件的那些跨大的「英雄們」作鬥爭。

列寧在國外不倦地領導了這些工作，通過了布爾塞維克的「前進報」給與各種指示。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開始，列寧離開了瑞士，急速地回到彼得堡附近的一個地方，但他還不夠滿足。於十一月底他秘密地回到了彼得堡。那時逮捕他的風聲甚緊，經同志們的勸導他又重新回到了芬蘭。

列寧於莫斯科發生暴動之後，到了莫斯科，在那裏，他給革命的多數派以各種

行動的指針。一九〇六年三月，這位沙皇政府所最痛恨的領袖，在莫斯科又滯不住了，不得已再到國外去。夫拉基米爾、伊里基於倫敦大會之後，又回到芬蘭（那時芬蘭屬於俄國的領土——譯者）。在一九〇七年四月出席全俄大會，討論黨對議會態度的政策。一九〇七年年底，列寧出國，這次他在國外直居住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爆發時才回來。這期間在瑞士首都司托克可林，德國首都柏林，以及瑞士的日內瓦他都住過。列寧在國外編輯了黨的機關紙「無產階級」，寫了論文和書籍，在巴黎組織了黨校以指導俄國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整個工作。當列寧在國外居住的時，由於革命工作的繁忙，致使他的生活很是困苦。

距一九一四年戰爭不遠，夫拉基米爾、伊里基，爲了有效地領導黨，領導黨的「真理報」，領導布爾塞維克的思想鬥爭，便遷居到俄國邊界一個奧國的小村上。在這裏他於世界大戰開始後，被奧國政府拘捕了，後來恢復了自由，他便到瑞士去，以便繼續自己的革命工作。列寧於恢復自由後，不單着重於加強組織俄國的革

命力量，而且着重於加強組織國際工人運動的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為建立新的第三國際而奮鬥。

一九一七年二月，在俄國發生了革命，列寧有了可能回到俄國，於四月他便抵達彼得堡，在那裏，受到工人和士兵羣衆的熱烈歡迎。

列寧從這幾天起，到逝世為止，無日不在最緊張的革命當中生活，領導了蘇俄勞動羣衆反對資產階級和反革命的鬥爭。他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鼓勵者和組織者，他把全副力量交給被打倒階級反抗的鎮壓上面，交給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上面，交給蘇維埃政權的貫徹上面，交給蘇聯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上面。

「列寧曾為革命而生——斯大林說——他是一個真正天才的革命家，是一個革命領導的最偉大的名匠。他無時不感覺自己，有像革命工作的成就那樣自由和高興的」。他的天才的先知能力，階級力量配置的嚴密的估計，他熟練地了解怎樣推動

千百萬羣衆前進，特別明顯地清楚每一個歷史緊急轉變的階段。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及革命後的反動時期，在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革命運動高潮時期，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在一九一二年二月革命時期（從瑞士發出的列寧的「從遠方來的信」，他的四月提綱和報告），在革命的日子，在暴動的日子，在國內戰爭時期和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對於每一事件和問題，表現了異常的深刻和科學的預知的正確性，擬定的口號的明瞭，計劃的革命和大膽。

列寧依靠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用自己的天才的感覺精密地確定了千百萬羣衆的情緒，用自己敏銳的視線看見了事情發展的遼遠的前途。列寧懂得迅速地把握和判斷迫近眉睫的事件的意義和方向，並給以明確的政治路線。

列寧不斷地同勞動羣衆聯絡，在三十年革命生活中得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從早晨起他就在工人團體內作革命活動，替工人寫什麼東西，（甚至在監獄裏也是如此），在亡命時期同國內布爾塞維克幹部保持聯絡，源源地向俄國，工人們也

常常同他通信。在國外不時地訪問工人集會，或出席工人的集會。回到俄國之後，便同地方工作人員，同工人和同農民會話，所有這些，勞動羣衆給列寧以深刻的知識，同時列寧也在羣衆當中建立起堅固的信仰。

列寧永遠高舉起黨的旗幟，並教黨：黨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忠於原則的，是牢固不拔的。

列寧反對一切的高慢者，反對共產主義的自高自大者。列寧堅決地反對了對黨口號膚淺的態度，對領導問題的膚淺的態度。他給黨建設的組織問題增添了巨大的意義。

列寧在整個自己偉大的革命路上，緊密地把俄國無產階級利益同國際革命運動的利益聯繫起來。在國外和國內整個自己的行動中，列寧永遠堅決地徹底地堅守着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利益。他爲了馬克思學說的清潔而奮鬥，反對一切的國際機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冒牌的馬克思主義者，企圖把馬克思的偉大革命學說庸俗

化。

黨在列寧的領導之下，根絕了驚人的榨取和壓迫，消滅了民族的界限和奴役，把分散的俄羅斯推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黨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培養出整批整批布爾塞維克的優秀幹部，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

斯大林規定了列寧的偉大學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的學說，「一般上說，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戰術，特殊上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戰術」。在馬克思列寧學說的基礎上，沒有人闡述得像斯大林那樣深刻而透澈的。列寧從革命生活的第一天起到最後一天為止，沒有停止過開闢，發展和適用馬克思學說於帝國主義的新形勢之下，並把它適合於繼世界大戰而開始的國際革命的任務。

列寧研究了帝國主義階段的極重要的理論問題，並指出道：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乃是腐朽的資本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說帝國主

義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首先探索了和證明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性，資產階級企圖用戰爭來進行世界領土的再分割，來向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獲得掠奪的超利潤。

列寧深刻地研究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他揭露了曲解馬克思的社會民主黨，這些社會民主黨企圖證明馬克思是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在許多自己的著作中，特別是在自己「國家和革命」的書籍中（該書在亡命時期動手，而於一九一七年夏季完成），廣泛地展開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的蘇維埃（代表會議）的問題。

列寧研究了關於作為工人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的，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武器的無產階級黨。列寧在許多不朽的著作中（「怎樣幹？」，「前進一步，後退兩步」，「左派幼稚病」等），無遺漏地明瞭和十分識別關於領袖，黨，工人階級和羣衆中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研究了關於黨幹部的意義，黨機

關，黨中央，黨出版工作的問題。

當暴露第二國際叛變的時候，列寧提出了建立國際無產階級必要的問題，使之在爲顛覆資產階級政權和樹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適合於無產階級的領導。在列寧的領導之下，便成立了第三國際。

列寧發見了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法則，發見了在最弱的一環掙脫帝國主義桎鎖的可能性（例如一九一七年沙俄的被打倒），發見了跟着革命的成功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列寧天才地預知了：「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或數國內勝利，在若干時間內却依然存在於資產階級和準資產階級的殘餘。這些殘餘必然地不單從事同革命政權摩擦，而且要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來直接進攻勝利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國家」。列寧的理論在蘇聯的世界歷史的實驗中光輝地證明是對的。

列寧研究了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構成部分的民族問題和殖



民地問題。他認為必須給被壓迫民族以自決的權利，讓每一個民族有發展經濟和文化的可能。

列寧建立了在革命的各各階段上黨的戰略和戰術的學說。列寧教黨：在運動的每一階段上要抓住基本的一環，以解決整個規定的任務。從列寧的指示出發，黨永遠懂得把羣衆的力量集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上。

在國內戰爭的時候，列寧是一個勝利的真正組織者。在蘇維埃共和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關頭，當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蘇聯被外國敵人重重包圍的時候，列寧懂得鼓舞起自己最親近的戰友，整個黨和一切的無產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他發揮了天才的組織活動，一方面直接指導了經濟的，政治的和黨內生活的問題，另一方面給紅軍以各種指示，並直接幫助紅軍作戰。列寧會是紅軍的首倡者。

列寧嘲弄偏狹的實際主義者，愚純的事務主義者，近視眼的吝嗇。列寧非常重視人選的正確選擇和工作執行的檢討，他對於任何的工作抱着戰鬥的活生生的態

度，他堅持日常的實際活動必需同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階級的國際任務配合。列寧天才地把自己革命的理論和實際配合起來。



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主義是勞動人們從資本主義榨取下解放出來的最銳利的武器。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永遠生活在勞動羣衆的心中，永遠在廣大羣衆的腦子裏記憶着。正因為如此，所以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學說，關於在革命中無產階級同盟者的列寧學說，關於黨建設的列寧學說，如像列寧的一切革命活動一樣，具有極偉大的國際意義，乃是全世界被壓迫民衆和被壓迫民族的鬥爭旗幟。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斯太林

約西夫·維沙利奧諾維契·斯太林乃是馬克思——恩格爾斯——列寧事業的天才繼承者，列寧的優秀戰友和學生，蘇聯共產黨和世界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和領袖，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組織者。

斯太林同志從布爾塞維克發生的初期起，便站在列寧的戰鬥的旗幟之下。斯太林同志同列寧一起在革命鬥爭極困難的條件下建立了布爾塞維克黨。斯太林同志從革命活動的第一天起，便表明了自己是列寧的最忠實的學生。

斯太林生於一八七九年生於高加索前提夫里斯縣的高利城，他的家庭是開鞋匠店的。在一八九七年，斯太林僅僅是一位十八歲的青年，便積極地參加了提夫里斯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一八九八年，那時他同秘密的社會民主黨組織發生關係，便成爲黨員。他在提夫里斯鐵道工人中間從事工作，曾經是黨組織的最積極的宣傳家和

建設者之一。在一九〇〇年，斯大林已爲提夫里斯黨委員會的委員及其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於一九〇一年五一節工人遊行之後，迫不得已隱蔽起來，並轉變爲秘密的職業革命家。斯大林在巴金石油工人中間工作了兩年。在一九〇一年年底，他在巴頓建立黨建組織，領導工人罷工和政治遊行，發行黨的出版物。在提夫里斯和巴古他組織非法的印刷所，於一九〇二年開頭，斯大林被捕了，在監獄裏坐了兩年獄，於一九〇三年年底被驅逐至東西比利亞的一個荒涼的村莊上。

高加索反對沙皇專制，反對孟塞維克和反對民族主義者的革命鬥爭的全部歷史，高加索布爾塞維克組織的全部歷史，同斯大林同志的名字極密切地聯繫着，這位最堅強的，最忠實的和最不屈不撓的戰士，爲了列寧主義的勝利而奮鬥着，爲了工人階級的勝利而鬥爭着。

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提夫里斯鐵道工人的集會上，斯大林關於自己在高加索的秘密工作如下說道：

「我實際上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提夫里斯鐵路工廠的先進工人的學生之一：我回想起一八九八年，當時我是鐵路廠工人中第一個加入團體。這是二十八年以前的事……在這裏，在這些同志中間，那時我首先得到戰鬥的革命的洗禮。在這裏，在這些同志中間，那時我變成一位革命的學生。如大家所看見的，我的第一個教師曾是提夫里斯工人。請容許我，現在謹向他們致我的真摯的同志的感謝……

在石油工業的工人中間，兩年的革命工作，把我鍛練成一位實際的戰士和一個實際領導者之一。一方面在巴古那些瓦萊克，沙拉脫維次等先進工人的交際中，另一方面在工人和石油工廠主之間的極深刻的衝突的漩渦中，我首先懂得應領導工人的多數羣衆。在巴古因而我受到第二次戰鬥的革命的洗禮。在這裏，我變成一個革命的徒弟」。

在一九〇三年他還坐在牢裏，從剛被補的同志那裏，得知第二次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的分歧意見，斯太林同志堅決地站在布爾塞維克方面。第一次

俄國革命開始，斯太林的蹤跡忽然出現在提夫里斯，在那裏他同從前一樣地在高加索工人中間進行秘密的革命工作，並率領高加索的布爾塞維克猛烈地同孟塞維克鬥爭着。在一九〇五年年底，斯大林合法地到芬蘭去出席布爾塞維克大會，在那裏碰到了列寧。斯大林同志在自己革命活動的場所，無論是自己的理論見解或實際工作沒有一次不跟着列寧的。

在反對各種各樣的敵人的時候，在鬥爭尖銳化的時候，他總是用列寧的澈底精神爲無產階級的事業而鬥爭到底，站在自己戰鬥的崗位上而始終不懈。

在沙皇的殘酷迫害之下，監獄和充軍鍛鍊了斯太林的耐苦精神及其革命的堅決性。斯大林同志曾坐過六次牢和充過六次軍。他被捕之後就設法逃跑，充軍到遼遠的地區不久便溜了向來，這樣的例子總不下幾次。他的全部時間進行了黨的工作：開始是在高加索，後來是在彼得堡。

斯太林是第四次黨大會的積極參加者，在這次大會上他同孟塞維克作了全力的



鬥爭，同列寧一起擁護布爾塞維克對俄國革命的見解。斯大林同樣地積極參加了第五次黨大會，同取消派作了鬥爭。

在一九一二年，斯大林於巴黎大會之後，依照列寧的主張當選為黨中央委員。在同年他秘密地到國外去見列寧，很快地就回來，領導在議會裏面的布爾塞維克組織，實際上指導着「真理報」，對第九屆議會的選舉提供各種指示，寫了許多作品「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列寧非常器重斯大林，他以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在俄國積極地工作着，建立和鞏固布爾塞維克黨。

斯大林在失敗的苦難時期，在革命高潮的時期，永遠保持着堅強和不動搖，永遠同列寧一起在列寧領導下執行徹底的布爾塞維克路線，堅決地出場反對機會主義者，出風頭的知識分子，和個人英雄主義。

斯大林一九一三年被拘捕了，經過數月，被充軍到土耳其漢區域，直到一九一七

年二月革命爆發才恢復自由。

斯太林重新回到彼得堡。他以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在四月大會上斯太林堅決贊成列寧的見地。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斯太林當選為政治局書記，這一位置直繼續到今日。

一九一七年七月流血事件後到十月革命爆發，列寧為環境所迫不得秘密起來。於是斯太林乃是黨中央機關的實際領導者。

斯太林領導了半公開的第七次黨大會的工作。在斯氏領導之下，第七次大會依照列寧的指令變成準備暴動的大會。他在這次大會上，給正在發生和日益成熟的革命事件以深刻的檢討，揭露了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的機會主義理論。

斯太林在偉大十月革命的時期，是次於列寧的一位革命勝利功臣。在伯立斯特和約的苦難時期，當決定革命命運的時候，斯太林同列寧一起堅持着反對托洛斯基和一切幼稚病的布爾塞維克戰略。這些『左派革命家』披着小資產階級的左的外衣，

企圖分化黨，破壞黨的統一。

蘇維埃政府一成立之後，斯大林便是民族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從一九一九年起又是工農監察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

國內戰爭時期的斯大林他同伏洛西羅夫一起。在一處最危險最恐怖的戰線上，同反革命軍隊搏鬥着，轉戰於南戰場，東南戰場，彼得堡戰場，西戰場和北戰場，屢獲勝利，迭克名城，挽救了年青的蘇維埃政府的危機，保證了國內戰爭的勝利。斯太林的功勞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在一九二四年，在國民經濟恢復的最嚴重的關頭，在黨的隊伍內，死去了最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列寧。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基本成員，那時便團結到斯大林同志的周圍——列寧的英明學生及其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列寧死去之後，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遺志，為準備社會主義的建設而鬥爭。

斯大林在自己的工作中，報告中和談話中，替每一個黨員，每一個工人和勞動

羣衆給馬列主義的本質，作用和意義下了明白的定義。發展和推進馬列主義，使之適合於今後世界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斯大林發展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黨及其在專政時期的作用的列寧學說，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戰略和戰術的列寧科學中豐富了極寶貴的內容。

斯大林從關於帝國主義的列寧學說出發，暴露了帝國主義目前階段的整個矛盾，和兩個體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的意義。

斯大林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列寧理論的研究中，有着特別偉大的功勞。在這一基本問題上，黨託斯大林領導的福，擊退了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的攻擊，他們否定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企圖在反革命的面前繳無產階級的械。

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各國矛盾的學說，關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學說，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國際性質的學說，關於自我批判的學說，關於社會主義競賽的學說，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列寧學說的更進一步的發展，所有這些重大的理論收穫充實了馬

列主義的寶庫。

斯大林依據自己不倦的活動，表現工作的特別模範和新式的領導。識別人們的老練，工作執行的慎密檢查，形勢的了解不單是在世界的和蘇聯各省的，而且在各別的企業中，各別的區域中，集體農場中，並適時地反應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上的重要現象……他都能了解，這些便是他活動的特異的技倆知才能。意志和行動的統一，政策和實際的統一。理論，政策，實際，組織的巧妙的配合，構成斯大林全部工作和領導的基礎。

斯大林繼承馬克思和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深刻研究。遠在革命以前，他就寫了一本名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殖民地問題」。那時，該書博得了列寧的贊揚和稱讚，即在今日還不失其重大的意義。在大會的報告和演說中發展了列寧的民族問題的，便是斯大林。所有革命後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民族政策，同他的名字是緊貼着的；他打破民族的界限，發展民族的文化，使革命前每一個束縛的落後的民族，而

今變成了自由的先進的民族。

斯大林同狹隘的愛國主義，國勢的機會主義，自由主義，反列寧的托洛斯基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作了無情的鬥爭。並把他們在蘇聯的勢力全部驅逐了，消滅了。

他堅苦地日夜工作着，但他所得的薪水，還不及一個工人來得多哩！他是冷靜的同時是熱情的，是堅強的同時是和藹的，是嚴厲的同時是仁慈的，獅的兇猛和狼的馴順，斯大林兼而有之。他緊緊地把握世界動向的舵，指示世界發展的方向，不單領導着一萬七千萬蘇聯人民向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前進，而且領導着全世界優秀的革命戰士去爲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斯大林是一顆黑暗夜空裏明星！

附錄

列寧論『布爾塞維克

成功的基本條件』

一，我們可以在那一點上來講

俄國革命有國際意義呢？

就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俄舊歷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歷十一月七日）後的最初幾個月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和西歐各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很豐富的國際經驗，可以十分切實地證明，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並非只有一個國家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意義，而是有國際的意義。我這裏所講的國際意義，並非就其廣義而言，如果就俄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起來，那末，俄國革命，非只有些基本點具有國際意義，而是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是的，我是就最狹義而言，即是說，我們要用下面一種見解去瞭解國際意義：就是俄國所發生過的現



象，在國際方面也有重大的意義，換言之，在國際範圍內，這種現象必要在歷史過程中重演出來，因此不得不承認，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是有這一種國際意義的。

如果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俄國革命基本點中之有些基本點，那自然是極大的錯誤。同時，將來無產階級革命，即使在一國先進國家中，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不成爲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就「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講起來）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是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情形却正是如下：俄國的模範，使各國看見牠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要發生的事件當中的某些事件，而且是很切要的事件。各國先進的工人，早已懂得這一點——而且與其說懂得這一點，不如說由於他們革命階級的本能而覺察了這一點。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塞維克理論和策略原理具有國際「意義」（狹義的說）。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

奧國的鮑威爾和阿德列爾之流，却完全不瞭解這一點，因此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叛賣行為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全世界革命 („Welt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Bucherei, Heft 11; Ignaz Brand) 這本無名氏的小冊子(註一)，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底整個思想過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一點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之不澈底、拘泥小節、卑污齷齪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理想的招牌來粉飾的。

關於這本小冊子，以後有機會再來詳細討論。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主義思想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先看到了將來可以有下述一種局面，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精神將成爲西歐的模範。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做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斯拉夫人與革命。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不僅可以認為斯拉夫人已經加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可為認為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已逐漸移到了斯拉夫人那邊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之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就跨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移向俄國……。俄國會由西方吸取了這樣多的革命創作力，牠現在或許自己要成為西方革命精力底根源。如火如荼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為最有力的藥品，將一切已開始滋蔓於我們中間的腐敗的市俗習氣與近視的政客行爲，一掃而清之，使鬥爭底熱忱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所表現的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與專制勢力底簡單支柱了。現在情形也許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為俄國反動與專制勢力底支柱……。如果俄國革命家不須同時與俄皇底同盟者——歐洲資本——作戰，那麼，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俄

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一次能夠把兩個敵人都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牠的老祖宗更崩壞得快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烈士們的痛苦和鮮血在整個文明界被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嫩芽，使之發育得更迅速，更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春風，溶解反動底冰雪，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見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第十八期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的報紙——火星報) -

十八年前的考茨基寫得多麼好呵！

## 二，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沒有真正極嚴格

的鐵的紀律，如果牠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羣衆最完備的和最不顧犧牲的擁護，即是說，如果牠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部隊的人們底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一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牠被人推翻（即使在一國國內也罷）的緣故而更加強十倍，牠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繫底強固，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勢力與小生產底勢力。因爲小生產留存在世的，可惜還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作長期的、百折不回的、不顧生死的戰爭，如果沒有堅忍心、沒有紀律、沒有堅強的精神，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統一意志去進行這種戰爭，那末，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得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這個問題人們時常講到。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什麼條件之下這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致歡迎辭外，難道不應當時常去極其鄭重地分析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夠養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之原因嗎？

布爾塞維主義之成爲政治思想派別與政黨，是從一九〇三年開始的。只有布爾塞維主義整個存在時期底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塞維主義何以能夠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紀律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是靠什麼東西檢驗的？是靠什麼東西來鞏固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

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牠的堅忍性，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靠牠善於同廣大勞動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的羣衆，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和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牠的政治的策略與戰略底正確，而且要使最廣大的羣衆根據自身的經驗確信這種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正能夠充當先進階級（以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內部之紀律是不能實現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整飭紀律底企圖，將不免流爲空談和虛妄。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艱苦經驗，才能造成；正確的革命理論，可以促進這種條件的形成，而這種理論本身也不是信條，這種理論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完全形成。

布爾塞維主義之所以能夠養成最嚴格的、集中的與鐵的紀律，並且能夠在一九

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是在於俄國歷史上的許多特徵。

一方面，布爾塞維主義於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但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的迷惑、遊移、錯誤和失望底經驗所證明。大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處在空前野蠻與反動的俄皇專制壓迫之下，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如渴思飲，牠用了驚人的奮勉精神與慎密態度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在半世紀裏，受到了空前的痛苦與犧牲，表現了空前的革命勇氣，牠表現難以設想的努力，牠專心致志從事探究，牠在半世紀裏經過訓練、實驗、失望、審查、參照歐洲經驗等等折磨，牠真正受盡了千辛萬苦之後，才獲得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



世紀後半期，其國際聯絡之頻繁，及其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之熟悉，爲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固的理論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布爾塞維主義，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這種歷史經驗底豐富，世界上沒有倫比。因爲在這十五年內，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多的革命經驗，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交替，都沒有這樣迅速和複雜。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積聚這樣多的現社會一切階級鬥爭底形式、方法以及鬥爭所帶的色彩；而且因爲俄國底落後與俄皇政府的殘暴壓迫，這種鬥爭特別快地成熟起來了，特別迫切和順利地領會和採用了相當的歐美政治經驗底「新發明」。

### 二，布爾塞維克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底準備時期（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到處感覺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和準備。國外僑民的報紙，把革命的一切問題都在理論上提出。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牠掛着『社會民主』與『社會革命』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以綱領觀點上與策略觀點上的激烈鬥爭預示和準備將來公開的階級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以求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報紙上找到牠們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中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居中的、過渡的、騎牆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各種真正階級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各自鍛鍊牠們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準備來日廝殺。

革命時期（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見解，都經受羣衆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爲全世界空前所未

有。經濟罷工轉變為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轉變為武裝起義。領導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的遊移不定的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過實際上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的意義之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略與參加國會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牠們的相互關係與聯繫——凡此種種，都令人驚訝其內容之豐富。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練訓而言，那末這時期底每一個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法的「發展時期底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反動時期（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俄皇帝制得勝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喪氣、分裂、渙散、叛變、無恥等等行爲代替了政治活動。日益趨向唯心論的哲學；神祕主義成爲掩飾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

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給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給牠們以歷史辯證法底教訓，給牠們以瞭解進行政治鬥爭、能夠而且善於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朋友。戰敗之軍善學習。

俄皇帝制勝利之後，不得不趕快破壞資本主義以前的宗法制度底殘餘。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很快地前進。超階級的和非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也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越發顯著。

革命的政黨須要學習到底。牠們學習了怎樣進攻。現在須要懂得，除了學習進攻的科學之外，還須補習善於退守的科學。牠們須要懂得——而革命的階級在自身痛苦的經驗中學習懂得，——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就不能得到勝利。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塞維克黨退却得最有秩序，牠的「軍隊」損失最小，牠的幹部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是否可以挽

救的程度而言），頹喪最輕，牠最有能力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了並驅逐了講大話的革命家，這些講大話的革命家不願了解，必須退守，必須善於退守；他們不願了解，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處等等組織中公開進行工作。

革命高漲時期（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漲最初發展得非常之慢，到了一九一二年連那河事變以後，便稍微快些了。孟塞維克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戰勝了莫大的困難，打退了孟塞維克。可是，如果布爾塞維克不運用正確的策略，把秘密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公開可能」配合起來，那麼他們就永遠不能打退孟塞維克。在最反動的國會內，布爾塞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在這個時期內「國會」反動了極點，在這種條件下，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公開參加國會而得到極大的益處。布爾塞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在國外僑民底報紙上，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與徹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些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完全表現出來。第二國際中的書蠹與老太婆，趾高氣揚，嘲笑俄國社會黨內「派別」之複雜與鬥爭之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公開」可能取消以後，他們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其他許多國家裏所辦到的自由（祕密）交換意見，自由（祕密）得出正確觀點這種事情，都不能組織起來。正因爲如此，所以各國直爽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壞的叛徒。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勝利，其中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牠從一九一四年末起，便無情揭破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英

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費邊派（註二）底見解，意大利的徒拉梯等，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卑鄙齷齪，而羣衆後來本着自身的經驗，日益相信布爾塞維克底見解是正確的。

俄國第二次革命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俄舊歷二月至十月））。這個時候，俄皇政府異常零落和凋蔽（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之打擊和負擔），這就造成一種非常的破壞力，去破壞俄皇政府。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戰爭的環境裏）都要自由些。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澈底的國會主義的」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從前在國會內（雖然是在反動絕頂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曾使得這種領袖容易在革命中起自己的作用。

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開員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底一切方法和手腕，一切論據和詭辯。我們現在

讀到關於謝德曼和諾斯克，關於考茨基和希法亭，關於連聶爾和阿烏斯鐵爾里茨，關於奧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得列爾，關於徒拉梯和龍格，關於英國的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所寫的東西，總覺得（事實上也是這樣）都是枯燥無味的重述，舊曲老調的再唱而已。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塞維克那裏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把許多先進國家的機會主義者底見解，先說了出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破了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的問題上去了醜，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丟醜與昏亂，特別厲害，所有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成見底奴隸（完全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同聲同氣），凡此種種，我們在孟塞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見過了。歷史惡作劇而開了以下的玩笑：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三月



到十一月（俄舊歷二月到十月）間，孟塞維克偽造了蘇維埃，而這些人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和意義，以至破了產；現在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在全世界上都產生了，牠以空前未有底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同時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塞維克一樣，因爲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到處正在破產。經驗已經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底有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必然要走俄國所走過的通路。

布爾塞維克進行了勝利的鬥爭去反對代議制的（而事實上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和反對孟塞維克，布爾塞維克開始這種鬥爭，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是不簡單的——絕不像現時歐美各國裏所常聽到的那種意見。在第二次革命時期底初期，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且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抵制立憲會議，而且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會議起，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

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議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既得到勝利，也保不住這個勝利。

#### 四，布爾塞維克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

敵人作鬥爭而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與機會主義作鬥爭；這種機會主義到了一九一四年完全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完全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牠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也還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塞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塞維主義

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知道得很清楚。

講到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塞維主義是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的鬥爭而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牠在一切主要上，都離無產階級的堅忍的階級鬥爭所需要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認定（並且被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的經驗所完全證實）：小有產者，小業主（這一種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廣大的羣衆），由於在資本主制度下永受壓迫，並且時常急疾迅速地陷於貧苦和破產，所以容易趨於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堅忍、有組織、有紀律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被資本主義壓迫以致「發狂」的小資產者，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穩，華而不實，最容易轉爲馴服、消沈和空想，甚至轉而「瘋狂」似地醉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

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牠們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以前未曾見過的形式，又發作起來的。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底一種處罰。兩種畸形彼此互為表裏。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比較起來都只有極小的影響，其原因，一部分當然是由於布爾塞維主義底功勞，由於牠始終進行了最無情的、最不調和的、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說『一部分』，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另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一度異常繁盛，並完全暴露了牠是不正確的，暴露了牠不能成為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〇三年發生時，即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罔無政府主義眉目傳情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始終

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基礎時，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塞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牠在三個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甚的政黨作鬥爭，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要點，就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不能）了解，在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承認個人恐怖，個人暗殺，他以為這是牠特殊的「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牠是達不到目的的，至於有些人「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或一般地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到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實行的恐怖，那麼，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被普列漢諾夫（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和唾棄了。第三個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為他們的「左的精神」，就在在他們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較輕微

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却又極力模倣該黨極端的機會主義者，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上的事實，在巨大的、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現在已經證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一種意見是對的，就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須知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已經要求開除伯恩斯垣底黨籍，而始終繼承這種傳統的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三年完全揭破了連金之卑鄙和叛變行動\*）最近似革命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所需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的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以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重新恢復元氣和健康也比其他各黨早些。無論在斯巴達黨團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去反對考茨基、希法亭、列迭布爾、克里斯平之流底機會主義和反對他們的毫無氣節的行爲。如果現在我們來

總看一看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爲止這一個時期，那麼，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一般地講起來，採取了十分明確的態度。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說無政府黨人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中間所盛行的對於國家的見解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有一封信，異常明顯、嚴厲而直截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流行的國家觀之機會主義，可是這封信被伯伯爾埋藏了三十六年——由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一年）；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牠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布爾塞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作鬥爭，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

公開工人會社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布爾塞維克，由於固執成見，不願瞭解有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之必要而被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出色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底忠實黨員——所特別援引的論據，便是一九〇五年的抵制國會的成功的經驗。當一九〇五年八月俄皇宣佈召集諮議式的「國會」時，布爾塞維克底立場，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塞維克派相反，曾宣佈抵制國會，而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也的確把國會掃除了。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顧計了那時客觀的形勢，在當時那種形勢之下羣衆罷工將急轉為政治罷工，進而為革命罷工，再進而為武裝起義。此外，那時的鬥爭是為着下列的問題：第一次的人民代表機關的召集，還是聽俄皇辦理呢，還是要設法從舊政府手中奪過來呢？但以後既沒有把握，而且不能有把握來



斷定是否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不能斷定這種形勢底發展是否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那末，抵制國會的策略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經驗，這次抵制指明，在公開的與秘密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之下，善於拋却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的，甚至於是必要的。但是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這是極大的錯誤。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不大的，容易改正的\*。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很快的高漲，更無急轉為武裝起義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帝制之整個歷史環境，使公開與秘密工作有互相配合之必要。現在試一回顧已經結束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之聯絡，已完全表現出來），就特別明顯，假使布爾塞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鬥爭

中，堅持一定要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配合起來，並堅持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麼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就決不能保持（自然更說不到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部。

一九一八年不會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黨內形成的一個特殊團體或「小組織」，而且爲時不久。就在一九一八年內「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曾以爲布列斯特和約，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有害的、是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這的確是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正是這種妥協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人們，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所採取的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白雷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職工會底領袖們說，如果布爾塞維克可以和別人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和別人妥協」這一段話的時候

候，我總是首先使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假如：你底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交出了你底錢、護照、手槍、汽車。你因此才得幸免。這當然是個妥協。

“Do ut des”（「我給」你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可以安全脫身）。但是很難找到一個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權行妥協的人是同強盜打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去槍劫別人）。我們和德國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和這樣的妥協類似。

但是俄國的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輩（考茨基派也與他們大同小異），奧國的鮑威爾與阿德列爾（更不用說連聶拉黑這一班先生們），法國的列諾迭里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勞動派」（「工黨黨人」等），他們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而且有時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妥協起來，以反對本

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所有這些先生們底這種行動，才是同強盜打夥。

結論是明白的：「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般反對任何妥協，這完全是幼稚氣，我們甚至難於同牠認真。一個政治家，如果願意為革命的無產階級謀利益，就要善於具體識別那種妥協是不能容許的，是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為的，因此便要用全力去批評，要最無情地加以揭破，並毫不調和地向這些具體的妥協宣戰，不許那班富於經體的、「務小失大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主義的教徒發出「一般可以妥協」的議論來脫身卸責。英國職工會「領袖」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叛賣行為和實行這種妥協的責任，而他們底妥協，的確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為。

有各種不同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怎樣把兩種人分別開來，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以便減少強盜的遺害，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終強盜，為

的是要入夥分贓。在政治上，這一點決不時常都像孩稚氣的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析。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想出一個包醫百病的藥方，或者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他便祇是一個騙子。

爲避免誤解起見，我要很簡單地敘述幾個基本點，作爲分析具體妥協的參考。簽定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德帝國主義者妥協的政黨，自一九一四年來，已在事實上造就了牠的國際主義。牠不怕在兩夥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提倡俄皇帝制底失敗，牠不怕指斥「保護祖國」的主張。這個黨底國會議員，不去謀資產階級政府裏的總長高位，而到西比利亞去充軍。革命繼起，打倒了俄皇帝制，建設了民主共和國，這就使這個政黨受到新的極大的考驗：牠絲毫不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者作任何妥協，而準備了把他們推倒，並且已經把他們推倒了。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把地主與資本家底財產，盡行沒收無遺這個政黨既公佈和撕破了帝國主義者的密約，又向一切民族建議和平，及至英法帝國主義者不接受和議而布爾塞維克已經竭

盡心力去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底暴力之下。這樣的黨，在這樣的環境內，締結了這樣的妥協。這種協協之完全正確，在一般人看來，已經日益明白和顯著了。

俄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上第二國際全體領袖們一樣），他們一開始就實行叛賣，他們直接或間接主張「保護祖國」，即主張保護本國的掠奪的資產階級。他們繼續叛賣，而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與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先勾結克倫斯基與立憲民主黨，後來又勾結高爾察克與鄧尼金，正如他們的國外同道勾結各該國資產階級一樣，都是投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敵。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妥協，自始至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

（錄自「左派幼稚病」）